

萬 有 文 庫

第一集一千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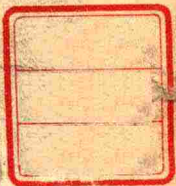
王雲五主編

歐陽永叔集

(八)

歐陽修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歐陽永叔集

(八)

歐陽修著

國學基本叢書

居士外集

卷十三

記二十首

河南府重脩使院記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使院也。厥惟尙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占。總領委於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革。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於是。官吏之緩猛繫於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爲政之本焉。烏有端其本而末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月也。

河南府重脩淨垢院記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爲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棊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並爲榛蕪者。十有八九。淨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一作石不知誰氏之爲。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來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歎其空闊。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卽其舊而新之。卽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一作守易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旣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且誌其復興之之。此一無字歲月云。從事歐陽脩。遂爲一無記。二字

陳氏榮鄉亭記

什邡。漢某縣。戶若干。可征役者家若干。任里胥給吏事。又若干。其豪又若干。縣大以饒。吏與民尤驚惡猾。驕善貨法。爲蠹孽。中州之人。凡仕宦之蜀者。皆遠客孤寓。思歸。以苟滿歲。脫過失。得去爲幸。居官旣不久。又不究知其俗。常不暇剗剔。已輒易去。而縣之大吏。皆宿老其事。根堅穴深。爲其長者。非甚明銳。難卒攻破。故一縣之政。吏常把持而上下之。然其特不喜秀才儒者。以能接見官府。知己短長。以讒之。爲己病也。每儒服持謁嚮縣門者。吏輒坐門下。嘲咻踞罵辱之。俾慚以去。甚則陰用里人無賴苦之。羅中以法。期必

破壞之而後已。民既素饒，樂鄉里，不急祿仕。又苦吏之所爲，故未嘗有儒其業與服以游者。甚好學者，不過專一經，工歌詩，優游自養，爲鄉丈人而已。比年蜀之士人，以進士舉試有司者，稍稍增多，而什邡獨絕少。陳君什邡之鄉丈人，有賢子曰巖夫。巖夫幼喜讀書，爲進士力學，甚有志，然亦未嘗敢儒其衣冠，以謁縣門，出入閭閻，必鄉其服。鄉人莫知其所爲也。已而州下天子詔書，索鄉舉秀才。巖夫始改衣，詣門應詔。一作書吏方相驚，然莫能爲也。既州試之，送禮部，將行，陳君戒且約曰：「嘻，吾知惡進士之病已，而不知可以爲榮。君行達得選於有司，吾將有以旌志之，使榮吾鄉以勸也。於是呼工理材，若將構築者，明年巖夫中丙科以歸。陳君成是亭，與鄉人宴其下。縣之吏悔且歎曰：「陳氏有善子，而吾鄉有才進士，豈不榮邪？」巖夫初爲伊闕縣主簿，時予爲西京留守推官，嘗語予如此，欲予之志之也。巖夫爲縣吏材，而有內行，不求聞知於上官，而上官薦用下吏之能者，歲無員數，然卒亦不及噫。巖夫爲鄉進士，而鄉人始不知之。卒能榮之，爲下吏，有可進之勢，而不肯一嚮所長以干其上，其守道自修可知矣。陳君有子如此，亦賢丈人也。予旣友巖夫，恨不一登是亭，往拜陳君之下，且以識彼邦之長者也。又嘉巖夫之果能榮是鄉也，因以命名其亭，且志之也。某年月，歐陽脩記。

明因大師塔記

明因大師道詮，姓衛氏，并州文水縣民家子。生於太平興國辛巳之歲，終於明道癸酉之正月，壽五十有

三年始爲童子。辭家人入洛陽妙覺禪院。依眞行大師惠璿。學浮圖法。咸平五年始去氏。削髮入僧籍。後二十四年。賜紫衣。遂主其衆。又四年。賜號明因。兼領右街教門事。凡爲僧三十有一年。卒之明年。其徒以骨葬城南龍門山下。始道詮未死時。予過其廬。問其年幾。何曰。五十有二矣。問其何許人也。曰。本太原農家也。因與語。曰。詩唐風言晉本唐之俗。其民被堯之德化。且詩多以儉刺。然其勤生以儉。齋朴厚而純固。最得古之遺風。今能言其土風乎。其民俗何若。信若詩之所謂乎。詩去今餘千歲矣。猶若詩之時乎。其亦隨世而遷變也。曰。樹麻而衣。陶瓦而食。築土而室。甘辛苦。薄滋味。歲耕日積。有餘則窖而藏之。率千百年不輒發。其勤且儉。誠有古之遺風。至今而不變也。又言爲兒時聞長老語。晉自春秋爲盛國。至唐基并以興。世爲北京。及朱氏有中土。後唐倚并爲雄。亦卒以王。旣而晉祖又以王。漢又以王。遭時之故。相次出三天子。劉崇父子又自爲國。故民熟兵鬪。饑軍死戰。勞苦幾百年。不得息。旣而聖人出。四方次第平。一日兵臨城門。係繼元以歸。并民然後被政教。棄兵專農。休息勞苦。爲太平之幸人。并平後二歲。我始生。幼又依浮圖。生不見干戈。長不執耜。衣不麻。食不瓦。室不土。力不穡而休。乃并人之又幸者也。今老矣。且病。卽死無恨。予愛其語朴而詳。他日復過其廬。莫見也。訪之曰。死矣。爲之惻然。及其葬。其徒有求予誌其始終者。因并書其常語予者。志歲月云爾。

九州皆有名山以爲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宮一作漢都自古常皆一作以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瞻。由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緱氏。以連嵩室。一作少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否。惟嵩最遠最一作而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爲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卽相其西南隅而增築之。治爲亭於上。敞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者。駱驛二字或從系聯巨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崒然止。來而向去。而背頽崖怪壑。若奔若蹲。若鬪若倚。世所傳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歟。旣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脩辭而刻之云。

非非堂記

權衡之平物。動則輕重差。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鑒物。動則不能有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爲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是近乎諂。非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諂。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爲正也。予居洛之明年。旣新廳事。有文紀於壁末。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闢

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爲名云。

遊大字院記

六月之庚。金伏火見。往往暑虹晝明。驚雷破柱。鬱雲蒸雨。斜風酷熱。非有清勝。不可以消煩炎。故與諸君子有普明後園之遊。春筍解籜。夏潦漲渠。引流穿林。命席當水。紅薇始開。影照波上。折花弄流。銜觴對弈。非有清吟嘯歌。不足以開歡情。故與諸君子有避暑之詠。太素最少飲。詩獨先成。坐者欣然繼之。日斜酒歡。不能徧以詩寫。獨留名於壁而去。他日語。且道之。拂塵視壁。某人題也。因共索舊句。揭之於版。以致一時之勝。而爲後會之尋云。

李秀才東園亭記

脩友李公佐有亭在其居之東園。今年春。以書抵洛。命脩志之。李氏世家隨。隨春秋時稱漢東大國。魯桓之後。楚始盛。隨近之。常與爲鬪。國相勝敗。然怪其山川土地。旣無高深壯厚之勢。封域之廣。與鄖蓼相介。纔一二百里。非有古疆諸侯制度。而爲大國。何也。其春秋世。未嘗通中國盟會朝聘。僖二年。方見於經。以伐見書。哀之元年。始約列諸侯。一會而罷。其後乃希見。僻居荆夷。蓋於蒲騷鄖蓼小國之間。特大而已。故於今。雖名藩鎮。而實下州。山澤之產無美材。土地之貢無上物。朝廷達官大人。自閩陝嶺徼出而顯者。往

往皆是。而隨近在天子千里內。幾一作無百年間。未出一士。豈其庫貧薄陋。自古然也。予少以江南就食。居之。能道其風土。地既瘠枯。民給一作急生不舒愉。雖豐年。大族厚聚之家。未嘗有樹林池沼之樂。以爲歲時休暇之嬉。獨城南李氏爲著姓。家多藏書。訓子孫以學。予爲童子。與李氏諸兒戲其家。見李氏方治東園。往求美草。一一手植。周視封樹。日日去來園間。甚勤。李氏壽終。公佐嗣家。又構亭其間。益脩先人之所爲。予亦壯。不復至其家。已而去客漢沔。遊京師。久而乃歸。復行城南。公佐引予登亭上。周尋童子時所見。則樹之孳者抱。昔之抱者枿。草之茁者叢。芟之甲者今果矣。問其遊兒。則有子。如予童子之歲矣。相與逆數昔時。則於今七閏矣。然忽忽如前日事。因歎嗟徘徊不能去。噫。予方仕宦奔走。不知再至城南。登此亭。復幾閏。幸而再至。則東園之物。又幾變也。計亭之梁木其蠹。瓦甃其一作之溜。石物其泐乎。隨雖陋。非予鄉。然予之長也。豈能忘情於隨哉。公佐好學有行。鄉里推之。與予友。蓋明道二年十月十二日也。

樊侯廟災記

鄭之盜。有入樊侯廟。刳神象之腹者。旣而大風雨雹。近鄭之田。麥苗皆死。人咸駭曰。侯怒而爲之也。余謂樊侯本以屠狗立軍功。佐沛公。至成皇帝位。爲列侯。邑食舞陽。剖符傳封。與漢長久。禮所謂有功德於民。則祀之者歟。舞陽距鄭旣不遠。又漢楚常苦戰。滎陽京索間。亦侯平生提戈斬級所立功處。故廟而食之。宜矣。方侯之參乘沛公。事危鴻門。振目一顧。使羽失氣。其勇力足有過人者。故後世言雄武。稱樊將軍。宜

其聰明正直。有遺靈矣。然當盜之傳刃腹中。獨不能保其心腹腎腸哉。而反貽怒於無罪之民。以騁其恣睢。何哉。豈生能萬人敵。而死不能庇一躬邪。豈其靈不神於禦盜。而反神於平民。以駭其耳目邪。風霆雨露。天之所以震耀威罰。有司者。而侯又得以濫用之邪。蓋聞陰陽之氣。怒則薄。而爲風霆。其不和之甚者。凝結而爲雹。方今歲且久旱。伏陰不興。壯陽剛燥。疑有不和而凝結者。豈其適會民之自災也邪。不然。則喑鳴叱吒。使風馳霆擊。則侯之威靈暴矣哉。

東齋記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閑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一作治。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一作名。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間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爲學。常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康。則或取六經百氏。若一作與。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深博。閱達一作奇。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知一作覺。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心。而忘厥疾。真古之三字一作可謂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時引客坐其間。飲酒。

言笑終日一作終日言笑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書於其壁。三字一作于壁而記云。

伐樹記

署之東園久葑不治。脩至始闢之。糞瘠溉枯。爲蔬圃十數畦。又植花果桐竹。凡百本。春陽旣浮。萌者將動。園之守啓曰。園有樗焉。其根壯而葉大。根壯則梗地脈。耗陽氣。而新植者不得滋。葉大則陰翳蒙礙。而新植者不得暢以茂。又其材拳曲臃腫。疎輕而不堅。不足養。是宜伐。因盡薪之。明日圃之守又曰。圃之南有杏焉。凡其根庇之廣可六七尺。其下之地最壞腴。以杏故。特不得蔬。是亦宜薪。脩曰。噫。今杏方春且華。將待其實。若獨不能損數畦之廣爲杏地邪。因勿伐。旣而悟且歎曰。吁。莊周之說曰。樗櫟以不材終其天年。桂漆以有用而見傷夭。今樗誠不材矣。然一旦悉翦棄。杏之體最堅密。美澤可用。反見存。豈才不才各遭其時之可否邪。他日客有過脩者。僕夫曳薪過堂下。因指而語客以所疑。客曰。是何怪邪。夫以無用處無用。莊周之貴也。以無用而賊有用。烏能免哉。彼杏之有華實也。以有生之具而庇其根。幸矣。若桂漆之不能逃乎斤斧者。蓋有利之者在死。勢不得以生也。與乎杏實異矣。今樗之臃腫不材。而以壯大害物。其見伐誠宜爾。與夫才者死不才者生之說。又異矣。凡物幸之與不幸。視其處之而已。客旣去。脩然其言而記之。

戕竹記

洛最多竹。樊圃基錯。包籜櫛筍之贏。歲尙十數萬緡。坐安候一作厚利。寧肯爲渭川下。然其治水庸。任土物。簡歷芟養。率須謹嚴。家必有小齋閑館。在虧蔽間。賓欲賞。輒腰輿以入。不問辟彊。恬無怪讓也。以是名其俗爲好事。壬申之秋。人吏率持鎌斧。亡公私誰何。且戕且桴。不竭不止。守都出令。有敢隱一毫爲私。不與公。上急病服。王官爲慢。齒王民爲悖。如是累日。地榛園禿。下亡有薈色。少見於顏間者。由是知其民之急上。噫。古者伐山林。納材葦。惟是地物之美。必登王府。以經於用。不供。謂之畔廢。不時。謂之暴殄。今土宇廣斥。賦入委疊。上益篤儉。非有廣居盛囿之侈。縣官材用。顧不衍溢朽蠹。而一有非常。斂取無藝。意者營飾像廟過差乎。書不云。不作無益害有益。又曰。君子節用而愛人。天子有司所當朝夕謀慮。守官與道。不可以忽也。推類而廣之。則竹事猶未。

養魚記

折簷之前有隙地。方四五丈。直對非非堂。脩竹環繞。蔭映未嘗植物。因洿以爲池。不方不圓。任其地形。不甃不築。全其自然。縱鍤以濬之。汲井以盈之。湛乎汪洋。晶乎清明。微風而波。無波而平。若星若月。精彩下入。予偃息其上。潛形於臺芒。循漪沿岸。渺然有江湖千里之想。斯足以舒憂隘而娛窮獨也。乃求漁者之罟。市數十魚。童子養之乎其中。童子以爲斗斛之水。不能廣其容。蓋活其小者而棄其大者。怪而問之。且以是對嗟乎。其童子無乃鬪昏而無識矣乎。予觀巨魚枯涸在旁。不得其所。而羣小魚遊戲乎淺狹之間。

有若自足焉。感之而作養魚記。

游儵亭記

禹之所治大水七。岷山導江其一也。江出荊州。合沅湘。合漢沔。以輸之海。其爲汪洋。誕漫蛟龍水物之所憑。風濤晦冥之變怪。壯哉。是爲四字一作勇者之觀也。吾兄晦叔爲人慷慨。喜義勇。而有大志。能讀前史。識其盛衰之迹。聽其言。豁如也。困於位卑。無所以老。然其胸中亦已壯矣。夫壯者之樂。非登崇高之丘。臨萬里之流。不足以爲適。今吾兄家荊州。臨大江。捨汪洋。誕漫壯哉。勇者之所觀。而方規地爲池。方不數丈。治亭其上。反以爲樂。何哉。蓋其擊壺而歌。解衣而飲。陶乎不以汪洋爲大。不以方丈爲局。則其心豈不浩然哉。夫視富貴而不動。處卑困而浩然其心者。此一字無真勇者也。然則水波之漣漪。游魚之上下。其爲適也。與夫莊周所謂惠施游於濠梁之樂。何以異。烏用蛟魚變怪之爲壯哉。故名其亭曰游儵亭。景祐五年四月二日舟中記。

浙川縣興化寺廊記

興化寺新修行廊四行。惣六十四間。匠者某人。用工之力。凡若干。土木坊墁陶瓦鐵石之費。匠工傭食之資。凡若干。營而主其事者。僧延遇。延遇自言餘杭人。少棄父母。稱出家子。之鄆州。拜浮圖人。師其說。年十九。尙書祠部給牒稱僧。遂行四方。淳化三年。止此寺。得維摩院廢基。築室。自爲師。教弟子以居。居二十有

三年授弟子惠聰而老焉。又十八年，年七十有一矣，乃斂其衣孟之具所之。一作餘。示惠聰而歎曰：吾生乾德之癸亥，明年而甲子一復，而又將甲焉。棄杭卽浙，四十有三歲去墳墓，不哭其郊，聞吳歛，不懷其土。吾豈無鄉閭親戚之仁與愛而樂此土耶？吾惟浮圖之說，畏且信以忘其生，不知久乎此也。今老矣，凡吾之有衣食之餘，生無鄉閭宗族之闕，沒不待歲時烝嘗之具，盍就吾之素信者而用焉。畢，吾無恨也。於是庀工度材，營此廊廊成。明道二年之某月也，寺始建於隋仁壽四年，號法相寺。太平興國中，改曰興化。屋垣甚壯廣，由仁壽至明道，實四百四十有四年之間，凡幾壞幾易，未嘗有志刻。雖其始造之因，亦莫詳焉。至延遇爲此役，始求志之，予因嘉延遇之能果其學也。惠聰自少師之，雖老益堅不壞，又竭其所有，期與俱就所信而盡焉。夫世之學者，知患不至，不知患不能果，此果於自信者也。年月日記。

湘潭縣修藥師院佛殿記

湘潭縣藥師院新修佛殿者，縣民李遷之所爲也。遷之賈江湖，歲一賈，其入數千萬。遷之謀曰：夫民力役以生者也，用力勞者其得厚，用力媮者其得薄，以其得之豐約，必視其用力之多少，而必當。然後各食其力而無慚焉。士非我匹，若工農，則吾等也。夫琢磨一作磨琢煎鍊，調筋柔革，此工之盡力也。斤斲鉏夷，畎畝樹藝，此農之盡力也。然後所食皆不過其勞。今我則不然，徒幸物之廢興而上下其價，權時輕重而操其奇贏，游嬉以浮於江湖，用力至逸以安，而得則過之。我有慚於彼焉。凡誠我契而不我欺，平我斗斛權衡而

不我踰。出入關市而不我虞。我何能焉。是皆在上而爲政者以庇我也。何以報焉。聞浮屠之爲善其法曰。有能捨己之有以崇飾尊嚴。我則能陰相之。凡有所欲。皆如志。乃曰。盍用我之有所得於此。施以報焉。且爲善也。於是得此寺廢殿而新之。又如其法。作釋迦佛十六羅漢塑像。皆備。凡用錢二十萬。自景祐二年十二月癸酉。訖三年二月甲寅以成。其秋。會予赴夷陵。自真州假其舟行。次潯陽。見買一石。輶而載於舟。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爲。且曰。欲歸而記其始造歲月也。視其色。若欲得予記而不敢言也。因善其以賈爲生。而能知夫力少而得厚以爲幸。又知在上者庇己而思有以報。顧其所爲之心。又趨爲善。皆可喜也。乃爲之作記。問其寺始造之由及其歲月。皆不能道也。九月十六日記。

偃虹隄記

有自岳陽至者。以滕侯之書洞庭之圖來。告曰。願有所記。予發書按圖。自岳陽門西距金雞之右。其外隱然隆高以長者。曰偃虹隄。問其作而名者。曰吾滕侯之所爲也。問其所以作之利害。曰洞庭天下之至險。而岳陽荆潭黔蜀四會之衝也。昔舟之往來湖中者。至無所寓。則皆泊南津。其有事於州者遠且勞。而又常有風波之恐。覆溺之虞。今舟之至者。皆泊隄下。有事於州者。近而且無患。問其大小之制。用人之力。曰長一千尺。高三十尺。厚加二尺。而殺其上。得厚三分之二。用民力萬有五千五百工。而不踰時以成。問其始作之謀。曰州以事上轉運使。轉運使擇其吏之能者。行視可否。凡三反復。而又上於朝廷。決之三司。然

後曰可。而皆不能易吾侯之議也。曰：此君子之作也。可以書矣。蓋慮於民也深。則謀其始也精。故能用力少而爲功多。夫以百步之隄。禦天下至險不測之虞。惠其民而及於荆潭黔蜀。凡往來湖中。無遠邇之人。皆蒙其利焉。且岳陽四會之衝。舟之來而止者。日凡有幾。使隄土石幸久不朽。則滕侯之惠利於人物。可以數計哉。夫事不患於不成。而患於易壞。蓋作者未始不欲其久存。而繼者常至於殆廢。自古賢智之士。爲其民捍患興利。其遺跡往往而在。使其繼者皆如始作之心。則民到於今受其賜。天下豈有遺利乎。此滕侯之所以慮而欲有紀於後也。滕侯志大材高。名聞當世。方朝廷用兵急人之時。常顯用之。而功未及就。退守一州。無所用心。略施其餘。以利及物。夫慮熟謀審。力不勞而功倍。作事可以爲後法。一宜書。不苟一時之譽。思爲利於無窮。而告來者不以廢。二宜書。岳之民人與湖中之往來者。皆欲爲滕侯紀。三宜書。以三宜書。不可以不書。乃爲之書。慶歷六年月日記。

大明水記

世傳陸羽茶經。其論水云。山水上。江水次。井水下。又云。山水乳泉石池漫流者上。瀑湧湍漱勿食。食久令人有頸疾。江水取去人遠者。井取汲多者。其說止於此。而未嘗品第天下之水味也。至張又新爲煎茶水記。始云。劉伯芻謂水之宜茶者有七等。又載羽爲李秀卿論水次第有二十種。今考二說。與羽茶經皆不合。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伯芻以揚子江爲第一。惠山石泉爲第二。虎丘石井第三。

丹陽寺井第四。揚州大明寺井第五。而松江第六。淮水第七。與羽說皆相反。秀卿所說二十水。廬山康王谷水第一。無錫惠山石泉第二。蘄州蘭谿石下水第三。扇子峽蝦蟆口水第四。虎丘寺井水第五。廬山招隱寺下方橋潭水第六。揚子江南零水第七。洪州西山瀑布第八。桐柏淮源第九。廬山龍池山頂水第十。丹陽寺井第十一。揚州大明寺井第十二。漢江中零水第十三。玉虛洞香谿水第十四。武關西水第十五。松江水第十六。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郴州圓泉第十八。嚴陵灘水第十九。雪水第二十。如蝦蟆口水。西山瀑布天台千丈瀑布。皆戒人勿食。食之生疾。其餘江水居山水上。井水居江水上。皆與羽經相反。疑羽不當二說。以自異。使誠羽說。何足信也。得非又新妄附益之邪。其述羽辨南零岸時。疑怪誕甚妄也。水味有美惡而已。欲求天下之水一二而次第之者。妄說也。故其爲說前後不同如此。然此井爲水之美者也。羽之論水。惡淳浸而喜泉源。故井取汲者。江雖長。然衆水雜聚。故次山水。惟此說近物理云。

孫氏碑陰記

皇祐三年夏。元規以龍圖閣直學士尙書吏部郎中爲陝西都轉運使。道出南京。遇疾。留河上。予時往問之。元規疾少間。出其皇祖少師之銘。而謂予曰。此太子太傅杜公所書也。吾家世德。杜公之父。榮公實銘之。惟吾二家。皆爲當世盛族。五代之亂。播於吳越。而不顯。然其同祿仕。通婚姻。子孫之好。至今而不絕也。自吳越國除。衣冠之族。皆北。予以不幸好孤。旣壯而從祿養。其爲御史諫官。以言事謫守處州。始得過故。

鄉識其耆老而求杜氏之銘不可得也。今十有五年而始獲於斯。自榮公之銘孫氏三世百年。至於小子幸成祖考忠義之訓。今得進被榮顯於朝廷而列於侍從。杜公以道德名望。相明天子。荷天之福。眉壽於家。惟吾二家之盛衰。與時治亂而上下。故屈於彼而伸於此。其世德遺文。由後有人。克保不墜。故晦於昔而顯於今。將刻銘於碑。表之墓隧。以昭示來世子孫。其以爲如何。予曰。嗚呼。爲善之効無不報。然其遲速不必問一作同也。故不在身者。則在其子孫。或晦於當時者。必顯於後世。其孫氏杜氏之謂乎。刻之金石。以遺家之子孫。而勸天下之爲善者。不亦宜哉。

三琴記

吾家三琴。其一傳爲張越琴。其一傳爲樓則琴。其一傳爲雷氏琴。其製作皆精而有法。然皆不知是否。要在其聲如何。不問其古今何人作也。琴面皆有橫文。如虵腹。世之識琴者。以此爲古琴。蓋其漆過百年。始有斷文。用以爲驗爾。其一金暉。其一石暉。其一玉暉。金暉者。張越琴也。石暉者。樓則琴也。玉暉者。雷氏琴也。金暉其聲暢而遠。石暉其聲清實而緩。玉暉其聲和而有餘。今人有其一。已足爲寶。而余兼有之。然惟石暉者。老人之所宜也。世人多用金玉蚌鱗暉。此數物者。夜置之燭下。炫耀有光。老人目昏。視暉難準。惟石無光。置之燭下。黑白分明。故爲老者之所宜也。余自少不喜鄭衛。獨愛琴聲。尤愛小流水曲。平生患難。南北奔馳。琴曲率皆廢忘。獨流水一曲。夢寢不忘。今老矣。猶時時能作之。其他不過數小調弄。足以自娛。

琴曲不必多學。要於自適。琴亦不必多藏。然業已有之。亦不必以患多而棄也。嘉祐七年上巳後一日。以疾在告。學書信筆作歐陽氏三琴記。

吉州學記續添

慶歷三年。天子開天章閣。召政事之臣八人。賜之坐。問治天下。其要有幾。施於今者宜何先。使書於紙。以對。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頓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詔臣等。於是退而具述爲條列。明年正月。始詔州郡吏以賞罰勸桑農。三月。又詔天下皆立學。惟三代仁政之本。始於井田而成於學校。記曰。國有學。遂有序。黨有庠。家有塾。其極盛之時。大備之制也。凡學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風俗成而頌聲興。蓋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於人者勤。而入於人者漸。勤則不倦。漸則遲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遲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爲法。必久而後至。太平而爲國。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効也。三代學制甚詳。而後世罕克以舉。舉或不知。而本末不備。又欲於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學之道。常廢而僅存。惟天子明聖。深原三代政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農桑。而繼以學校。將以衣食飢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禮讓。是以詔書再下。吏民感悅。奔走執事者。以後爲羞。其年十月。吉州之學成。州卽先夫子廟爲學舍於城西而未備。今知州事殿中丞李侯寬之至也。謀與州人遷而大之。事方上請。而詔下。學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學也。吉之士。率其私錢一百五十萬以助。用人之力。積二萬一千工。

而人不以為勞。其良材堅斲之用。凡二十二萬三千五百。而人不以為多。學有堂筵齋講。有藏書之閣。有賓客之位。有游息之亭。嚴嚴翼翼。壯偉闐耀。而人不以為侈。既成。而來學者常三百餘人。予世家於吉。濫官於朝廷。進不能贊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與諸生揖讓乎其中。惟幸吉之學教者。知學本於勤漸。遲久而不倦。以治。毋廢慢天子之詔。使予他日。因得歸榮故鄉。而謁於學門。將見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為公卿。過其市而賈者。不鬻其淫。適其野而耕者。不爭墾畝。入其里閭。而長幼和孝。慈於其家。行其道塗。而少者扶羸老。壯者代其負荷於路。然後樂學之道成。而得從鄉先生席於衆賓之後。聽鄉樂之歌。飲射壺之酒。以詩頌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覽學舍。思詠李侯之遺愛。不亦美哉。故於其始成也。刻辭於石。以立諸其廡。

右吉州學記。乃承平時印本。與石本異。其說在居士集第三十九卷後。

【淨垢院記】處其處上有十有八無有空且空下元缺一字洛陽洛上有損小無損三十六三上有既畢。

畢作 遂為無二

恕本此記。彭城公並作長城公。

【榮鄉亭記】什邡縣隸漢州諸本以苟滿歲一作未嘗此下君行達君疑作若可知矣矣作之下。

一作 其下。

【明因塔記】千百年十作明道二年七月十四日記有此本

【叢翠亭記】周營注怨本同宮常以同注嵩室同注作最獨無最治亭同注作連者一作而刻之此下字

【大字院記】某人題作乃

【東園亭記】脩友修作爲大云爲作僖二二下有始約得作乃希乃作幾一無一未出作未出少以從作風土

一作給生給作豐年居作往求佳益脩脩作不復復下元缺一字幾閏閏下有其溜其作石物無物友

蓋作善字二年文戴作也記也

【樊侯廟記】廟而食廟上有腎腸哉無哉貽怒一作以騁其恣睢無此有司有上有不興不作壯陽剛燥

四字作以使風使上有千陽氣能字

【東齋記】之東東字作以燕以作誦之誦上有雄富雄作在體宋文粹此傍有小池宋文粹傍字而某二字

手於其壁同正

【伐樹記】其根其作三三底之底上有七尺尺作杏之之下本缺一字死勢死上有

【戕竹記】怨本記侯利同正文

【游儵亭記】是爲同正文爲心者無者

【浙川記】浙作之資資作所餘所作甲子甲子子下再有今惠聰自無此三字雖老無雖

【藥師院佛殿記】之賈世之作以生以下有以其無以琢磨琢磨作磨然後所食後作以庇我以上有浮屠之下

有人能教我之有無有所欲用之之選因具言因下有問其所欲用之因具言其所為用文獻作問其所

為江達云修佛始造歲月文獻作始可喜文獻作十六日無十字有夷陵

【偃虹隄記】恕本作臥虹按文忠公祖諱偃所記紀金雞之右右作長一千尺高三十尺恕本作長三

尺萬有五千五百工五百工百步之隄百作皆蒙其利無此不以廢作以

【大明水記】取汲者一作取秀卿秀作謂山水謂上有謂山水上乳泉石池又上江水次而井水下文纂

字上有而字江達云此有而字乃與下句相類虎丘石井井作招賢招字本疑玉虛二字天台千丈瀑布水第十七文纂無水字

瀑布下皆戒人羽字食之之作岸時時有本疑此井為水為作

【孫氏碑】來世子孫無孫不必問問作遺家遺二家復有廬

【三琴記】皆不知皆作

卷十四

序一十二首

仁宗御集序英宗皇帝密旨代作

在昔君臣聖賢。自相戒勸。都俞吁嘆於朝廷之上。而天下治者。二帝之言語也。號令征伐。丁寧約束。而其辭彬彬篤厚純雅者。三代之文章也。堯舜夏商周之盛。邈乎遠出千載之上。而昭然著見百世之下者。以其書存焉。此典謨訓誥之文。所以爲歷代之寶也。惟我仁考神文聖武明孝皇帝之作。二帝之言語而三代之文章也。是宜刊之六經而不朽。示之萬世而取法。矧余小子。獲承統業。其所以繼大而顯揚之者。方思勉焉。其敢失墜。乃詔尙書刑部郎中知制誥邵必。右諫議大夫天章閣待制呂公著。悉發寶文之舊藏。而類次之。以爲百卷。而必公著勉朕以敍述之曰。是不可闕也。予惟聖考在位。四十有二載。承三聖之鴻業。享百年之盛隆。而不敢暇逸。慎重祭祀。以事天而饗親。齊莊潔精。必以誠信。故親郊而見上帝者九。恭謝於天地。大享於明堂者皆再。耕於籍田。祫於太廟者皆一。而不爲勞。若夫游娛射獵。前世賢王明主之所不能免者。則皆非所欲。歲時臨幸燕飫。臣下必問祖宗之故。常闕然。非時不聞輿馬之音。後苑歲春一賞。亦故事也。中廢者二十餘年。而時畋于近郊。曲宴于便坐者。廬纔一二而已。故敍禋祀。享升歌。樂章藏於有司。薦於郊廟者多矣。而登臨游賞之適。割鮮獻獲之樂。前世之所誇者。未始一及焉。至於萬機之暇。泊然凝神。不見所好。惟躬閱寶訓。陳經邇英。究鍾律之本元。訓師兵之武略。披圖以鑒古。銘物以自戒。其從事於清閑宴息之餘者。不過此類。嗚呼。大禹之勤儉也。夫惟一人勞於上。則天下安其逸。約於己。則天下享其豐。此禹之所以聖。勤儉之功也。惟我聖考之在御也。澤被生民。恩加夷狄。寬刑罰。息兵革。容納諫

諍信任賢材。措民逸於治安。躋俗豐於富庶。使海內蒙德受賜。涵濡鼓舞。而不知所以然者。由勤與儉。久而馴致之也。是以功成業茂。立廟建號。爲宋仁宗。噫。仁之爲言。堯舜之盛德而甚美之稱也。固已巍乎與天地而亡極矣。永惟聖作。刻之玉版。藏之金匱。以耀後嗣。而垂無窮。庶俾知我聖考仁宗之所以爲仁者。自勤儉始。嗚呼。亦惟予小子是訓。

送方希則序

蒙莊以紳笏爲柴柵。班伯以名聲爲韁鎖。夫軒裳輝華。人之所甚欲。彼豈惡之邪。蓋將有激云爾。是以君子輕去就。隨卷舒。富貴不可誘。故其氣浩然。勇過乎賁育。毀譽不以屑。其量恬然。不見於喜愠。能及是者。達人之節而大方之家乎。希則茂才入官。三舉進士不利。命乎數奇。時不見用。而一作宜且夷然拂衣。師心自往。推否泰以消息。輕寄物之去來。淵乎其大雅之君子。而幾類於昔賢者乎。余自來上都。寓謁舍。化衣京塵。穿履金門者。再見春矣。會天子方嚮儒學。招徠俊良。開賢科。命鄉舉。而四方之傑。齎貢函詣公車者。十百千數。余雖後進。晚出。而倚裳摩挲。攘臂以遊。其間交者固已多矣。晚方得君。傾蓋道塗。一笑相樂。形忘乎外。心照乎內。雖濠梁之遊。不若是也。未幾。君召試中臺。以枉於有司。奪席見罷。一作薦紳議者。咸傷冤之。君方澹乎冲襟。竟於使人不能窺也。後數日。齋裝具舟。泛然東下。以余辱交者。索言以爲贈。夫恢識字以見乎遠。窮倚伏以至於命。此非可爲淺見寡聞者道也。希則達人爾。可一言之。昔公孫常退歸。鄉人

再推射策遂第一。更生書數十上。每聞報罷。而終爲漢名臣。以希則之資材。識業而沈冥鬱堙者。豈非天將張之而固翕之邪。不然。何遭迴而若此也。夫良工晚成者。器之大。後發先至者。驥之良。異日垂光虹蜺。濯髮雲漢。使諸儒後生企仰而不暇。此固希則褚囊一作囊中所畜爾。豈假予詳言之哉。觴行酒半。坐者皆欲去。操觚率然辭不逮意。同年景山欽之識之。亦賦詩以爲別。則祖離道舊之情備之矣。此不復云。

送陳經秀才序

伊出陸渾。略國南。絕山而下。東以會河。山夾水東西。北直國門。當雙闕。隋煬帝初營宮洛陽。登邙山南望。曰。此豈非龍門邪。世因謂之龍門。非禹貢所謂導河自積石而號龍門者也。然山形中斷。巖崖缺呀。若斷若鑿。當禹之治水九州。披山斬木。遍行天下。凡水之破山而出之者。皆禹鑿之。豈必龍門。然伊之流最清。淺水濺濺。鳴石間。刺舟隨波。可爲浮泛。釣魴擲鼈。可供膳羞。山兩麓浸流中。無巖嶄頽怪盤絕之險。而可以登高顧望。自長夏而往。纔十八里。可以朝遊而暮歸。故人之遊此者。欣然得山水之樂。而未嘗有筋骸之勞。雖數至。不厭也。然洛陽西都來此者。多達官尊重。不可輒輕出。幸時一往。則騶奴從騎。吏屬遮道。唱呵後先。前僮旁扶。登覽一作覽。未周。意已怠矣。故非有激流上下。與魚鳥相傲然。徙倚之適也。然能得此者。惟卑且閑者宜之。脩爲從事。子聰參軍。應之主縣簿。秀才陳生。旅遊皆卑且閑者。因相與期於茲。夜宿西峯。步月松林間。登山上方。路窮而返。明日上香山石樓。聽八節灘。晚泛舟。傍山足夷猶而下。賦詩飲酒。暮

已歸。後三日，陳生告予，且西。予方得生，喜與之遊也。又遽去，因書其所以遊，以贈其行。

送楊子聰戶曹序

士之仕於州郡者，必視其地大小高下之望，以爲輕重。河南大府也，參軍雖卑，以望而高下之，固與他州郡異矣。然地大望高，居者皆將相名臣達官，居又不久，率一二歲而甚者半歲而易。故河南吏民間坐而偶語，道某相某將某官者，常名斥而一二歲數之。至於郎官御史方鎮牧守使人貴客由河南出者，入不候於疆，去不餞於郊，途逢而不避，市坐者不起，豈素慢哉？蓋其見之習也。彼視公卿大臣要官，其易如此，矧所謂參軍者邪？其不羣嘲而隨侮之，幸也。參軍每上府，望門而趨，吏摩以肩，過不揖，反就焉，持刺執版，求通姓名，雖心負其所有，欲進自達，不可得，其勢鬱鬱，卑且賤，反甚於它州郡。故爲之者未嘗樂也。然其間能自以頭角頎然而出者，鮮矣。其才能之美，非有異乎衆，莫能也。戶曹參軍楊子聰居府中，常衣青衫，騎破虎韉，出入府門下，人固輩一作背視而概易之。居一歲，相國彭城公薦之，集賢學士謝公又薦之。士之有文而賢者，盡交之，其能出其頭角矣。若去而之他州郡，不特頎然而出矣。遂特疑傑然以獨立也。子聰南人，樂其土風，今秩滿調於吏部，必吏於南也。吾見南之州郡有傑然而獨出者，必楊子聰也。

送廖倚歸衡山序

元氣之融結爲山川，山川之秀麗，稱衡湘。其蒸爲雲霓，其生爲杞梓，人居其間，得之爲俊傑。秀才生於衡

山之陽而秀麗之精英者得之尤多。故其文則雲霓其材則杞梓。始以鄉進士舉於有司。不中。遂遊公卿間。所至無不虛館設席。爭以禮下之。今永興太原公雅識沈正器君尤深。初其鎮秦川也。請君與俱行。遂趨函關以覽秦都。則西方士君子得以承望乎風采矣。凡居秦幾歲而東。將過京師以歸。予嘗以上計吏客都中。識君於交逵。辱之以友益。當君之西也。獲餞於國門。及夫斯來。又相見於洛。道語故舊。數日乃行。夫山川固能產異物。而不能畜之者。誠有利其用者爾。今君之行也。予疑夫不能久畜於衡山之阿也。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

至寶潛乎山川之幽。而能先羣物以貴於世者。負其有異而已。故珠潛於泥。玉潛於璞。不與夫屢蛤珉石混而棄者。其先膺美澤之氣。輝然特見於一作外也。士固有潛乎卑位。而與夫庸庸之流。俯仰上下。然卒不混者。其文章才美之光氣。亦有輝然而特見者矣。然求珠者必之乎海。求玉者必之乎藍田。求賢士者必之乎通邑大都。據其會。就其名。而擇其精焉爾。洛陽天子之西都。距京師不數驛。搢紳仕宦。雜然而處。其亦珠玉之淵海歟。予方據是而擇之。獨得於梅君聖俞。其所謂輝然特見而精者邪。聖俞志高而行潔。氣秀而色和。嶄然獨出於衆人中。初爲河南主簿。以親嫌移佐河陽。常喜與洛之士遊。故因吏事而至於此。余嘗與之徜徉於嵩洛之下。每得絕崖倒壑。深林古宇。則必相與吟哦其間。始而歡然以相得。終則一作暢然覺乎薰蒸浸漬之爲益也。故久而不厭。既而以吏事訖。言歸。余且惜其去。又悲夫潛乎下邑。混於

庸庸。然所謂能先羣物而貴於世者，特其異而已。則光氣之輝然者，豈能掩之哉。

張應之字序

傳曰：名以制義，謂乎名之必可言也。世之士君子，名而無所言，言則不能稱述。一作以見乎遠。余友河南主簿張君名谷，字仲容。谷之爲義，窪而不盈，動而能應，湛然而深，有似乎賢人君子之德。其所謂名而可言者也。然嘗竊謂仲容之字，不足以表其所以名之之義。大凡物以至虛而爲用者，有三：其體殊焉，有虛其形而能受者，器之圓方是也。然受則有量，故多盈溢，敗覆之過，有虛其中而能鳴乎外者，鐘鼓是也。然鳴必假物，故須籩簋考擊之，設有虛其體而能應物者，空谷是也。然應必有待，故常自然，以至靜接物而無窮。士之以是爲其名，則君之道從可知也。宜易其字曰應之。蓋容以言其虛之狀，不若應以體乎容之德也。君早以孝廉文藝，考行於鄉里，薦之於有司，而又試其用於春官者之選。深中隱厚，學優道充，其有以應乎物矣。然今方爲小官，主簿書其所應者，近而小，誠未能有以發乎其聲也。余知夫虛以待之，則物之來者益廣，響之應者益遠，可涯也哉。余與君同以進士登於科，又同爲吏於此，羣居肩隨，宴閑相語，得以字而相呼，故於是不能讓而默也，敢爲序以易之。

尹源字子漸序

奉禮尹君之將西也，稱古仁者送人之義，責言於其交之所常厚者。其友人渤海歐陽脩在餞中，率然曰：

余無似。雖不能竊仁者之號。奈嘗辱君之道義。切劘爲最深。是以一作不能無言。然君之文行。余旣友慕。欽揖之不暇。顧豈有遺忽乏少之可以進於言邪。因姑請更君之字。以塞其求云。君之名源。而字子淵。夫源發於淵。深且一作止也。於詰訓旣不類。又無所表發其名之美。甚非稱。據禮家之說曰。三王之祭川也。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委也。蓋謂其源發而漸進於廣大。委其注積也。楊子曰。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今君之學也。皆古文字聖賢之事業。至其尤深而鉅者。又烏止淵之譬邪。然亦欲君之漸進不已。而至深遠博大之無際也。請字之曰子漸。古者男子之生。舉以禮而名之。年旣長。見廟筮賓而加玄服。服加而後字。示尊其名以隆成人也。夫君子所以自厚。重其名一作所。字如此之甚也。誠以其賢否醜美。必常與名字相上下而始終。邾婁一小國君。片善可稱。春秋褒之曰儀甫。解者謂國不如名。名不如字。以爲極美之談。是也。子漸行矣。勉之。

胡寅字序一作字說

寅之爲言。恭且畏之辭。虞書寅賓出日。寅饒納日云者。堯命其臣羲和者。修其官而史美之之文。又曰夙夜惟寅云者。舜勅其臣伯夷之辭也。又曰同寅協恭和衷哉云者。臯陶戒禹之言。言堯舜禹之事。載於書者。爲萬世之法。而其君臣之際。相言語者如是。是知恭恪畏慎以思其事。雖聖人猶然。尉氏胡君名寅。以問於余。且將字之。余以謂名者。古之人生而有別之稱爾。若太甲盤庚仲壬者。又一無此字。直識其次第而已。

至於此無左丘明者載魯大夫之語始謂命名必有義而學者又以文王武王伯魚之類附其說者尤非也。文王之世爲商諸侯。偶商不幸而紂爲淫虐。然猶身一作生服事之。豈其生也已有滅商自大之心而名昌。其子始生。又期使殺君而發其功業哉。孔子之生子。適有饋鯉者。遂名之。若史魚孔鮒。又有饋者乎。則是直爲識別之稱。未嘗有義也。然考古人之命字者。則似若有義。蓋將釋其名曰其字若此而已。胡君曰。我所以問其字者。將知其寅者何謂。然因考於古。取堯舜禹之書。常所道告之。而字曰子畏。作字說。三作云。

送陳子履赴絳州翼城序

予昔過鄭。遇子履於管城。其後二歲。子履西自馮翊。會予於洛陽而去。又明年復來。遂與一作預鄉進士。自河南貢於京師。又明年。予方解官洛陽以來。則子履中甲科。爲校書郎。其冬得翼城於絳。又明年春。西拜其親於洛。而後行。自鄭之遇及茲行。凡六歲而四見之焉。其始也。純然氣和而貌野。再見之。則道所學問。出其文辭。煒一作卓然有出於衆人矣。又見之。則挾其藝以較於羣士。而以其能勝之。今之行也。又曰。我將試其爲政於絳。而且力廣其學。常盡落其華而成其實。直取古人之所以尚以一無二字。距今之爲者。其修己力行之道。屢見而屢進。進且一有不已。而志又大焉。孔子曰。未見其止。孟子曰。孰能禦之者歟。夫年少者心銳。氣盛者好剛。苟有志焉。無不至也。然君子之於臨政也。欲果其行。必審其思。審而後果。則不可易而

後悔而學者亦在一朝。疑其所趨而後博其聞。其致思必精。其發辭必易。待其足於中而後見於外。予友河南富彥國常與予語於此。今彥國在絳而子履往焉。又從而辨之。後之復見子履。豈特若前之見者乎。將有駭然者矣。

送孫屯田序 字延仲。

良金美玉藏乎礪石。而追師冶工。莫不孜孜攻且鍊焉。吾誠有以利其用也。況材臣賢士。世不衆出。而物官者得不貪以爲利乎。故今茲屯田孫公始以尙書郎來貳洛政。未踰歲。則復乘兩馬之傳東上。將冠惠文以肅臺憲。居不皇暖席。行不及具駕。蓋被知者之用。且祇君命之速也。御史本爲秦官。出入殿中。督察監視。事無大小。皆得以法繩之。至按章舉劾。發姦治獄。以清風軌。則朝廷之得失。御史繫焉。然過者爲之。至有伺求以爲察。剛訐以爲直。驚愚激俗。以速名譽。至於紀綱大政。則蔑乎無聞也。故於是選。必要以文儒沉正。閱達大體。然後審審王廷。爲天子司直之臣。況乎白筆霜簡。吾家舊物。握蘭臥錦。爲世名郎。緣飾以儒雅。濟之以文敏。余知夫振頽綱。舉舊典。嗣先聲。揚休聞。在此行也。而洛之士君子。故相與翹足企聳。東向而望。俟開凜然之餘風矣。盍各賦棫樸以歌能官。且賀舉者之得人也。犯輟長道。摻祛爲一作別。又烏足効兒女之悲哉。

張令注周易序

易之爲書無所不備。故爲其說者亦無所不之。蓋滯者執於象數以爲用。通者流於變化而無窮。語精微者務極於幽深。喜誇誕者不勝其廣大。苟非其正則失而皆入於賊。若其推天地之理以明人事之始終。而不失其正。則王氏超然遠出於前人。惜乎不幸短命而不得卒其業也。張子之學其勤至矣。而其說亦詳焉。其爲自序尤所發明。昔漢儒白首於一經。雖孔子亦晚而學易。今子年方壯。所得已多。而學且不止。其有不至者乎。廬陵歐陽脩序。

【送方希則序】將有無將不利二字作褚囊囊作

【送陳經序】而下北下作若斷新作擲擲作登覽登覽作相傲相下有羣羣旅遊無遊暮已已作三日日作

【送楊子聰序】歲數之無數其能出其頭角矣此下一有河南爲望天下州郡無先者物遂特恕本字疑將

【送廖倚序】幾歲一作載載

【送梅聖俞歸河陽序】屢恕本先膺二字作而精而下有志高志作行潔潔作河陽諸本皆作洛陽按序

吏事而至於此。事訖言歸。余惜其去則非歸洛明矣。今正之。終則而事訖。訖下有役。特其特。

【張應之字序】言則無言稱述述作而深深作爲用無爲

【尹源字序】古仁者一作古是以以作而字子淵文獻作且止同正

【胡寅字序】之辭辭下有美之文下有禹之言言下有言堯舜無言又直又作文王之世宋文粹名無之字

昌

名下有日字

古人之命字

一人命字

所道

道下有字說

所以尙

無以後悔

後悔

後作一朝

【送陳子履序】

恕本作陸按子履乃陳經也後歸煒然卓

本姓爲陸故公之集或曰陳曰陸

所以尙

無以後悔

後悔

後作一朝

其聞

聞作致思也

思下有發辭也

發辭

辭下有

後悔

後作一朝

本無此字

卷十五

序七首

刪正黃庭經序

無僊子者不知爲何人也。無姓名。無爵里。世莫得而名之。其自號爲無僊子者。以警世人之學僊者也。其爲言曰。自古有道無僊。而後世之人。知有道而不得其道。不知無僊而妄學。僊此我之所哀也。道者。自然之道也。生而必死。亦自然之理也。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不自戕賊天閥而盡其天年。此自古聖智之所同也。禹走天下。乘四載。治百川。可謂勞其形矣。而壽百年。顏子蕭然臥於陋巷。簞食瓢飲。外不誘於物。內不動於心。可謂至樂矣。而年不及三十。斯二人者。皆古之仁人也。勞其形者。長年。安其樂者。短命。蓋命有之。長短稟之於天。非人力之所能爲也。惟不自戕賊而各盡其天年。則二人之所同也。此所謂以自然之道。養自然之生。後世貪生之徒。爲養生之術者。無所不至。至茹草木。服金石。吸日月之精光。又

有以謂此外物不足恃而反求諸內者。於是息慮絕欲。鍊精氣。勤吐納。專於內守以養其神。其術雖本於貪生。及其至也。尙或可以全形而却疾。猶愈於肆欲稱情以害其生者。是謂養內之術。故上智任之自然。其次養內以却疾。最下妄意而貪生。世傳黃庭經者。魏晉間道士養生之書也。其說專於養內。多奇怪。故其傳之久。則易爲訛舛。今家家異本。莫可考正。無僊子既甚好古。家多集錄古書文字。以爲翫好之娛。有黃庭經石本者。迺永和十三年晉人所書。其文頗簡。以較今世俗所傳者。獨爲有理。疑得其真。於是喟然嘆曰。吾欲曉世以無僊而止人之學者。吾力顧未能也。吾視世人執奇怪訛舛之書。欲求生而反害其生者。可不哀哉。矧以我翫好之餘。拯世人之謬惑。何惜而不爲。乃爲刪正諸家之異。一以永和石本爲定。其難曉之言。略爲注解。庶幾不爲訛謬之說。惑世以害生。是亦不爲無益。若大雅君子。則豈取於此。

送王聖紀赴扶風主簿序

前年五月。大霖雨。殺麥。河溢東畿。浸下田。已而不雨。至于一作八月。菽粟死。高田三司有言。前時溢博州。民冒河爲言。得免租者蓋萬計。今歲秋當租。懼民幸水旱。因緣得妄免。以虧兵食。慎勅有司謹之。朝廷因舉田令。約束州縣吏。吏無遠近。皆望風惡民言水旱。一以農田勑限。甚者笞而絕之。畿之民訴其縣。不聽。則訴於開封。又不聽。則相與聚立一作於宣德門外。訴於宰相。於是遣吏四出。視諸縣。視者還。而或言災。或言否。然言否者十七八。最後視者還。言民實災。而吏徒畏約束。以苟自免爾。天子聞之。惻然。盡蠲畿民之

租。余嘗竊歎曰。民生幸而爲畿民。有^{一作}且。緩急近而易知也。雨降於天。河溢於地。與赤日之出。是三者。物之易見也。前二三歲。旱蝗相連。朝廷歲歲隨其災之厚薄。蠲其賦之多少。至兵食不足。則歲糴或入粟以爵而充之。是在上者之愛人。而仁人之心易惻也。以易知之近。言易見之事。告易惻之仁。然吏一壅之。幾不得達。况四海之大。幾萬里而遠。事之難知。不若霖潦赤日之易見者何數。使上有惻之之心。不得達於下。下有思告之苦。不得通於上者。吏居其間而壅之。爾可勝歎哉。扶風爲縣。限關之西。距京師在千里外。民之不幸而事有隱微者何限。其能生死曲直之者。令與主簿尉三人。而民之志得不壅而聞於州。州不壅而聞於上。縣不壅而民志通者。令與主簿尉達之而已。王君聖紀主簿於其縣。聖紀好學有文。佐是縣也。始試其爲政焉。故以夫素所歎者告之。景祐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廬陵歐陽脩序。

送太原秀才序

仲尼之徒。子思。伋。記。中庸事。列於曲臺學。欲服圓冠。習矩步者。皆造次必於中庸。聞太原生得之矣。生之履行無改是也。月旅析木。地居軫旂。霜風動天。萬竅號怒。搖鞭長跋。^{一作}強飯自重。時寶元二年十月初七日。乾德令尹歐陽脩序。

傅易圖序

孟子曰。盡信書不如無書。夫孟子好學者。豈獨忽於書哉。蓋其自傷不得親見聖人之作。而傳者失其真。

莫可考正而云也。然豈獨無書之如此。余讀經解。至其引易曰。差若毫釐。謬以千里之說。又讀今周易。有何謂子曰者。至其繫辭。則又曰。聖人設卦繫辭焉。欲考其真而莫可得。然後知孟子之嘆。蓋有激云爾。說者言當秦焚書時。易以卜筮得獨不焚。其後漢興。他書雖出。皆多殘缺。而易經以故獨完。然如經解所引。考於今易亡之。豈今易亦有亡者耶。是亦不得爲完書也。昔孔子門人追記其言。作論語。書其首必以子曰者。所以別夫子與弟子之言。又其言非一事。其事非一時。文聯屬而言難次第。故每更一事。必以子曰以起之。若文言者。夫子自作。不應自稱子曰。又其作於一時。文有次第。何假子曰以發之。乃知今周易所載。非孔子文言之全篇也。蓋漢之易師。擇取其文以解卦體。至其有所不取。則文斷而不屬。故以子曰起之也。其先言何謂而後言子曰者。乃講師自爲答問之言爾。取卦體以爲答也。亦如公羊穀梁傳春秋先言何曷而後道一作導。其師之所傳以爲傳也。今上繫凡有子曰者。亦皆講師之說也。然則今易皆出乎講師臨時之說矣。幸而講師所引者。得載於篇。不幸其不及引者。其亡豈不多邪。嗚呼。歷弟子之相傳。經講師之去取。不徒存者不完。而其僞謬之失。其可究邪。夫繫者有所繫之謂也。故曰繫辭焉。以斷其吉凶。是故謂之爻。言其爲辭各聯屬其一爻者也。是則孔子專指爻辭爲繫辭。而今乃以孔子贊易之文爲上下繫辭者。何其謬也。卦爻之辭。或以爲文王作。或以爲周公作。孔子言聖人設卦繫辭焉。是斥文王周公之作爲繫辭。不必復自名其所作。又爲繫辭也。況其文乃概言易之大體。雜論易之諸卦。其辭非有所繫。不

得謂之繫辭也。必然。自漢諸儒。已有此名。不知從何而失之也。漢去周最近。不應有失。然漢之所爲繫辭者。得非不爲今之繫辭乎。易需之辭曰。需於血。出自穴。艮之辭曰。艮其限。列其夤。睽之辭曰。見豕負塗。載鬼一車。是皆險怪奇絕。非世常言。無爲有訓。故一作詰。考證而學者出其臆見。隨事爲解。果得聖人之旨邪。文言繫辭有可考者。其證如此。而非世常言無可考者。又可知矣。今徒從夫臆出之說。果可盡信之邪。此孟子所歎其不如亡者也。易之傳注。比他經爲尤多。然止於王弼。其後雖有述者。不必皆其授受。但其傳之而已。大抵易至漢。分爲三。有田何之易。焦贛之易。費直之易。田何之易。傳自孔子。有上下二篇。又有彖象繫辭。文言說卦等。自爲十篇。而有章句。凡學有章句者。皆祖之田氏。焦贛之易。無所傳授。自得乎一作之。隱者之學。專於陰陽占察之術。凡學陰陽占察者。皆祖之焦氏。費直之易。亦無所授。又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經。凡以彖象文言等參入卦中者。皆祖之費氏。田焦之學。廢於漢末。費氏獨興。遞傳至鄭康成。而王弼所注。或用康成之說。比卦六四之類是弼卽鄭本而爲注。今行世者。惟有王弼易。其源出於費氏也。孔子之古經亡矣。

月石硯屏歌序

張景山在虢州時。命治石橋小版一石。中有月形。石色紫而月白。月中有樹森森然。其文黑而枝葉老勁。雖世之工畫者不能爲。蓋奇物也。景山南謫。留以遺予。予念此石古所未有。欲但書事。則懼不爲信。因令

善畫工來松一作寫以爲圖。子美見之，當愛歎也。其月滿西旁，微有不滿處。正如十三四時，其樹橫生一枝外出，皆其實如此，不敢增損，貴可信也。

七賢畫序

某不幸少孤，先人爲綿州軍事推官時，某始生，生四歲，而先人捐館。某爲兒童時，先妣嘗謂某曰：吾歸汝家時，極貧，汝父爲吏至廉，又於物無所嗜，惟喜賓客，不計其家有無，以具酒食。在綿州三年，他人皆多買蜀物以歸，汝父不營一物，而俸祿待賓客，亦無餘已。罷官，有絹一匹，畫爲七賢圖六幅，此七君子，吾所愛也。此外無蜀物。後先人調秦州軍事判官，卒於任，比某十許一作歲時，家益貧，每歲時設席祭祀，則張此圖於壁，先妣必指某曰：吾家故物也。後三十餘年，圖亦故闕，某忝立朝，懼其久而益朽損，遂取七賢，命工裝軸之，更可傳百餘年，以爲歐陽氏舊物。且使子孫不忘先世之清風，而示吾先君所好尚，又以見吾母少寡而子幼，能克成其家，不失舊物，蓋自先君有事後二十年，某始及第，今又二十三年矣，事迹如此，始爲作贊并序。

龍茶錄後序

茶爲物之至精，而小團又其精者，錄敍所謂上品龍茶者是也。蓋自君謨始造而歲貢焉。此一無字仁宗尤所珍惜，雖輔相之臣，未嘗輒賜。惟南郊大禮致齋之夕，中書樞密院各四人，共賜一餅，宮人翦金爲龍鳳花。

草貼其上。兩府八家分割以歸。不敢礪試。相一作家藏以爲寶。時有佳客出而傳翫爾。至嘉祐七年。親享明堂。一有齋夕。始人賜一餅。余亦忝預。至今藏之。余自以諫官供奉仗內。至登二府。二十餘年。纔一獲賜。而丹成龍駕。砥鼎莫及。每一捧翫。清血交零而已。因君謨著錄。輒附於後。庶知小團自君謨始。而可貴如此。九字一作可貴。而椒自君謨也。治平甲辰七月丁丑。廬陵歐陽脩書還公期書室。

傳一首

桑懌傳

桑懌。開封雍丘人。其兄慥。本舉進士有名。懌亦舉進士。再不中。去遊汝潁間。得龍城廢田數頃。退而力耕。歲凶。汝旁諸縣多盜。懌白令。願三字一作願令爲耆長。往來里中。察姦民。因召里中少年。戒曰。盜不可爲也。吾在此。不汝容也。少年皆諾。里老父子死未斂。盜夜脫其衣。里老父怯。無他子。不敢告縣。羸其屍。不能葬。懌聞而悲之。然疑少年王生者。夜入其家。探其篋。不使之知覺。明日遇之。問曰。爾諾我不爲盜矣。今又盜里父子屍者。非爾邪。少年色動。卽推仆地。縛之。詰共盜者。王生指某少年。懌呼壯丁守王生。又自馳取少年者。送縣。皆伏法。又嘗之邾城。遇尉方出捕盜。招懌飲酒。遂與俱行。至賊所藏。尉怯。陽爲不知。以過。懌曰。賊在此。何之乎。下馬獨格殺數人。因盡縛之。又聞襄城有盜十許人。獨提一劍以往。殺數人。縛其餘。汝旁縣爲之無盜。京西轉運使奏其事。授邾城尉。天聖中。河南諸縣多盜。轉運奏移澠池尉。峭古險地。多涂山。而

青灰山尤阻險。爲盜所恃。惡盜王伯者。藏此山。時出爲近縣害。當此時。王伯名聞朝廷。爲巡檢者。皆授名以捕之。旣擇至。巡檢者僞爲宣頭。以示擇。將謀招出之。擇信之。不疑其僞也。因謀知伯所在。挺身入賊中。招之。與伯同臥。起十餘日。信之。乃出。巡檢者反以兵邀於山口。擇幾不自免。擇曰。巡檢授名。懼無功爾。卽以伯與巡檢。使自爲功。不復自言。巡檢俘獻京師。朝廷知其實。罪黜巡檢。擇爲尉。歲餘。改授右班殿直。永安縣巡檢。明道景祐之交。天下旱蝗。盜賊稍稍起。其間有惡賊二十三人。不能捕。樞密院以傳召擇至京。授二十三人名。使往捕。擇謀曰。盜畏吾名。必已^{一作}潰。潰則難得矣。宜先示之以怯。至則閉柵。戒軍吏。無一人得輒出。居數日。軍吏不知所爲。數請出自效。輒不許。旣而夜與數卒變爲盜服。以出。迹盜所嘗行處。入民家。民皆走。獨有一媪留。爲作飲食饋之。如盜。乃歸。復閉柵三日。又往。則攜其具就媪。饌而以其餘遺媪。媪待以爲真盜矣。乃稍就媪與語。及羣盜輩。媪曰。彼聞桑擇來。始畏之。皆遁矣。又聞擇閉營不出。知其不足畏。今皆還也。某在某處。某在某所矣。擇盡鈎得之。復三日。又往。厚遺之。遂以實告曰。我桑擇也。煩媪爲察其實。而慎勿泄。後三日。我復來矣。後又三日。往。媪察其實。審矣。明日。部分軍士。用甲若干人於某所。取某盜。卒若干人於某處。取某盜。其尤彊者。在某所。則自馳馬以往。士卒不及從。惟四騎追之。遂與賊遇。手殺三人。凡二十三人者。一日皆獲。二十八日。復命京師。樞密吏謂曰。與我銀。爲君致閣職。擇曰。用賂得官。非我欲。況貧無銀。有固不可也。吏怒。匿其闕。以免。短使送三班。三班用例。與兵馬監押未行。會交趾獠

叛殺海上巡檢。昭化諸州皆警。往者數輩。不能定。因命擇往。盡手殺之。還乃授閣門祇候。擇曰：是行也。非獨吾功。位有居吾上者。吾乃其佐也。今彼留而我還。我賞厚而彼輕。得不疑我。蓋其功而自伐乎。受之徒。慚吾心。將讓其賞。歸己上者。以奏藁示予。予謂曰：讓之。必不聽。徒以好名與詐取譏也。擇歎曰：亦思之。然士顧其心。何如爾。當自信其心以行。譏何累也。若欲避名。則善皆不可爲也。已。余慙其言。卒讓之。不聽。擇雖舉進士。而不甚知書。然其所爲。皆合道理。多此類。始居雍丘。遭大水。有粟二廩。將以舟載之。見民走避溺者。遂棄其粟。以舟載之。見民荒歲。聚其里人。飼之。粟盡乃止。擇善劍及鐵簡。力過數人。而有謀略。遇人常畏。若不自足。其爲人不甚長大。亦自修爲威儀。言語如不出其口。卒然遇人。不知其健且勇也。廬陵歐陽脩曰：勇力人所有。而能知用其勇者少矣。若擇可謂義勇之士。其學問不深而能者。蓋天性也。余固喜傳人事。尤愛司馬遷善傳。而其所書皆偉烈奇節。士喜讀之。欲學其作。而怪今人如遷所書者何少也。乃疑遷特雄文善壯其說。而古人未必然也。及得桑擇事。乃知古之人有然焉。遷書不誣也。知今人固有而但不盡知也。擇所爲壯矣。而不知予文能如遷書。使人讀而喜否。姑次第之。

【黃庭經序】其生者。者下有也字。

【送王聖紀序】前年。前作二。吏無。無吏字。言水旱。旱下有事字。訴於宰相。四字作叫。四出。四作分。畿民之。三字作其。幾不得。幾一作幾。霖潦。二字作旱。易見。見下有也易二字。通於。於作事。吏居。居作隔。生死曲直。作曲直。而民之志。而下有凡二字。聞於州。

有後則搆則自搆搆其具作自不畏畏字上刊本不足畏某處處作察其實作察得卒若干作乙若干按甲字
刊本作復命復上有非我我作送三班行下有與兵馬與下一字手殺作平而自伐而作與詐取讖也無
卒疑誤復命而字詐也亦思之然無此以行無二二廩二廩二廩名見民見上有又善劍善下有常畏作常遇人文戲作而能者者
然偉烈傳義古人之有然焉文戲焉不誣誣作知今人知上有懌所為懌上有次第之之下有
皇祐五年序蜀畫七賢圖云爲作贊并序今此卷有其序而贊不傳
閩本桑懌傳後又載錢鏐王景仁朱瑾等傳卽五代史文也間有小異今不取

卷十六

書八首

上范司諫書

月日具官謹齋沐拜書司諫學士執事前月中得進奏吏報云自陳州召至闕拜司諫卽欲爲一書以賀
多事忽一作卒卒未能也司諫七品官爾於執事得之不爲喜而獨區區欲一賀者誠以諫官者天下之得
失一時之公議繫焉今世之官自九卿百執事外至一郡縣吏非無貴官大職可以行其道也然縣越其
封郡逾其境雖賢守長不得行以其有守也吏部之官不得理兵部鴻臚之卿不得理光祿以其有司也

若天下之失得。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者。獨宰相可行之。諫官可言之爾。故有謂士學古懷道者。仕於時。不得爲宰相。必爲諫官。諫官雖卑。與宰相等。天子曰不可。宰相曰可。天子曰然。

宰相曰不然。坐乎廟堂之上。與天子相可否者。宰相也。天子曰是。諫官曰非。天子曰必行。諫官曰必不可。行立殿陛之前。與天子爭是非者。諫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諫官卑。行其言。言行道亦行也。九卿百司郡縣之吏。守一職者。任一職之責。宰相諫官繫天下之事。亦任天下之責。然宰相九卿而下。失職者受責於有司。諫官之失職也。取譏於君子。有司之法。行乎一時。君子之譏。著之簡冊。一作冊書而昭明。垂之百世而不泯。

甚可懼也。夫七品之官。任天下之責。懼百世之譏。豈不重邪。一作歟非材且賢者。不能爲也。近執事始被召。

於陳州洛之士大夫。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材也。其來不爲御史。必爲諫官。及命下。果然。則又相與語曰。我識范君。知其賢也。他日聞有立天子陛下。直辭正色。面爭庭論者。非他人。必范君也。拜命以來。翹首企足。竚乎有聞而卒未也。竊惑之。豈洛之士大夫。能料於前而不能料於後也。將執事有待而爲也。昔韓退之作爭臣論。以譏陽城不能極諫。卒以諫顯。人皆謂城之不諫。蓋有待而然。退之不識其意而妄譏。脩獨以謂不然。當退之作論時。城爲諫議大夫。已五年。後又二年。始庭論陸贄。及沮裴延齡作相。欲裂其麻纓。兩事爾。當德宗時。可謂多事矣。授受失宜。叛將強臣羅列天下。又多猜忌。進任小人。於此之時。豈無一事可言。而須七年耶。當時之事。豈無急於沮延齡論陸贄兩事也。謂宜朝拜官而夕奏疏也。幸而城爲諫

官七年。適遇延齡陸贄事。一諫而罷。以塞其責。向使止五年六年而遂遷司業。是終無一言而去也。何所取哉。今之居官者。率三歲而一遷。或一二歲。甚者半歲而遷也。此又非更可以待乎七年也。今天子躬親庶政。化理清明。雖爲無事。然自千里詔執事而拜是官者。豈不欲聞正議而樂讜言乎。然今未聞有所言說。使天下知朝廷有正士。而彰吾君有納諫之明也。夫布衣章帶之士。窮居草茅。坐誦書史。常恨不見用及用也。又曰。彼非我職。不敢言。或曰。我位猶卑。不得言矣。又曰。我有待。是終無一人言也。可不惜哉。伏惟執事思天子所以見用之意。懼君子百世之譏。一陳昌言。以塞重望。且解洛之士大夫之惑。則幸甚幸甚。

與郭秀才書

僕昨以吏事至漢東。秀才見僕於叔父家。以啟事二篇。偕門刺先進。自賓階拜起旋辟。甚有儀。坐而語。諾甚謹。讀其辭。溫密華富。甚可愛。視秀才待僕之意。甚勤而禮也。古人之相見。必有歡欣交接之誠。而不能達。乃取羔羊雉鷲之類。致其意爲贄。而先既致其意。又恥其無文。則以虎豹之皮。纘畫之布。以飾之。然後意達情接。客既贄而主人必禮以答之。爲陳酒殽幣篚。壺矢燕樂之具。將其意。又爲賦詩以陳其情。今秀才好學甚精。博記書史。務爲文辭。不以羔禽皮布爲飾。獨以言文其身。而其贄既美。其意既勤矣。宜秀才責僕之答厚也。僕既無主人之具。以爲禮。獨爲秀才賦詩。女曰。鷄鳴之卒章。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取其知客之來。豫儲瓊瑀瑤之美。以送客。雖無此物。猶言之。以致其意厚也。僕誠無此物。可謂空言之。

爾秀才年且少。貌厚色揚。志銳學敏。因進其業。脩其辭。暴練緝織之不已。使其文采五色。潤澤炳鬱。若贊以見當世公卿大人。非惟若僕空言以贈也。必有分庭而禮。加籩豆。實幣篚。延爲上賓者。惟勉之不已。

與張秀才第一書 樂

脩頓首致書秀才足下。前日辱以詩賦雜文啓事爲贊。披讀三四。不能輒休。足下家籍河中。爲鄉進士。精學勵行。嘗已選於里。升於府。而試於有司矣。誠可謂彼邦之秀者歟。然士之居也。遊必有友。學必有師。其鄉必有先生長者。府縣必有賢守長佐吏。彼能爲足下稱才而述美者。宜不少矣。今乃越數百里。犯風霜。一作奸大國望官府。下首於闈謁者。以道一作通姓名。趨走拜伏於人之階廡間。何其勤勞乎。豈由心負其

所有而思以一發之邪。將顧視其鄉之狹陋。不足自廣。而謂夫大國多賢士君子。可以奮揚而光遠之邪。則足下之來也。其志豈近而求。豈小邪。得非磨光濯色。計之熟。卜之吉。而後勇決以來邪。今市之門。且而啓。商者趨焉。買者坐焉。持寶而欲價者之焉。費金而求寶者亦之焉。閒民無資攘臂以遊者亦之焉。洛陽天下之大市也。來而欲價者有矣。坐而爲之輕重者有矣。予居其間。其官位學行。無動人也是非可否。不足取信也。其亦無資而攘臂以遊者也。今足下之來。試其價。既就於可以輕重者矣。而反以及予。夫以無資者當求價之責。雖知貪於所得。而不知有以爲價也。故辱賜以來。且慙且喜。既不能塞所求以報厚意。姑道此以爲謝。

與張秀才第二書

脩頓首白秀才足下。前日去後。復取前所貺古今雜文十數篇。反復讀之。若大節賦樂古太古曲一作等篇。言尤高而志極大。尋足下之意。豈非閱世病俗。究古明道。欲拔今以復之古。而剪剝齊整。凡今之紛殺駁冗者歟。然後益知足下之好學。甚有志者也。然而述三皇太古之道。捨近取遠。務高言而鮮事實。此少過也。君子之於學也。務爲道。爲道必求知古。知古明道。而後履之以身。施之於事。而又見於文章。而發之以信後世。其道周公孔子孟軻之徒常履而行之者是也。其文章則六經所載。至今而取信者是也。其道易知而可法。其言易明而可行。及誕者言之。乃以混蒙虛無爲道。洪荒廣略爲古。其道難法。其言難行。孔子之言道曰。道不遠人。言中庸者曰。率性之謂道。又曰。可離非道也。春秋之爲書也。以成隱讓而不正之傳者曰。春秋信道不信邪。謂隱未能蹈道。齊侯遷衛書城楚丘。與其仁。不與其專。封傳者曰。仁不勝道。凡此所謂道者。乃聖人之道也。此履之於身。施之於事。而可得者也。豈如誕者之言者耶。堯禹之書。皆曰。若稽古。傳說曰。事不師古。匪說攸聞。仲尼曰。吾好古敏以求之者。凡此所謂古者。其事乃君臣上下禮樂刑法之事。又豈如誕者之言者邪。此君子之所學也。夫所謂捨近而取遠云者。孔子曰。疑生周之世。去堯舜遠。孰與今去堯舜遠也。孔子刪書。斷自堯典。而弗道其前。其所謂學。則曰祖述堯舜。如孔子之聖。且勤而弗道其前者。豈不能邪。蓋以其漸遠而難彰。不可以信後世也。今生於孔子之絕後。而反欲求堯舜之已

前世所謂務高言而鮮事實者也。二字一作云者。唐虞之道爲百王首。仲尼之歎曰：蕩蕩乎，謂高深闊大而不可名也。及夫二典述之，炳然。一作如。使後世遵崇仰望不可及。其嚴若天，然則書之言豈不高邪？然其事不過於親九族，平百姓，燮水患，問臣下，誰可任以女妻，舜及祀山川，見諸侯，齊律度，謹權衡。一有斗，使臣下誅放四罪而已。孔子之後，惟孟軻最知道。然其言不過於教人樹桑麻，畜雞豚，以謂養生送死爲王道之本。夫二典之文豈不爲文，孟軻之言道豈不爲道，而其事乃世人之甚易知而近者，蓋切於事實而已。今學者不深本之，乃樂誕者之言，思混沌於古初，以無形爲至道者，無有高下遠近，使賢者能之，愚者可勉而至，無過不及而一本乎大中，故能亙萬世可行而不變也。今以謂不足爲而務高遠之爲，勝以廣誕者無用之說，是非學者之所盡心也。宜少下其高而近其遠，以及乎中，則庶乎至矣。凡僕之所論者，皆陳言淺語，如足下之多聞博學，不宜爲足下道之也。然某之所以云者，本一作卒欲損足下高遠而俯就之，則安一作又敢務爲奇言以自高邪？幸足下少思焉。

與石推官第一書

脩頓首再拜。白公操足下前歲於洛陽，得在鄆州時所寄書，卒然不能卽報。遂以及今，然其勤心未必若書之怠，而獨不知公操察不察也。脩來京師，已一歲也。宋州臨汴水，公操之譽日與南方之舟至京師，脩少與時人相接，尤寡，而譽者無日不聞。若幸使盡識舟上人，則公操之美可一作何勝道哉。凡人之相親者，

居則握手共席道歡欣。既別則問疾病起居以相爲憂者。常人之情爾。若聞如足下之譽者。何必問其他乎。聞之欣然。亦不減握手之樂也。夫不以相見爲歡樂。不以疾病爲憂問。是豈無情者乎。得非相期者在於道爾。其或有過而不至於道者。乃可爲憂也。近於京師。頻得足下所爲文讀之。甚善。其好古閱世之意。皆公操自得於古人。不待脩之贊也。然有自許太高。詆時太過。其論若未深究其源一作者。此事有本末。不可卒然一作。語須相見乃能盡。然有一事。今詳而說。此計公操可朝聞而暮改者。誠疑先陳之君貺家。有足下手作書一通。及有二像記石本。始見之。駭然不可識。徐而視定。辨其點畫。乃可漸通。吁。何怪之甚也。既而持以問人。曰。是不能乎書者邪。曰。非不能也。書之法當爾邪。曰。非也。古有之乎。曰。無。今有之乎。亦曰。無也。然則何謂而若是。曰。特欲與世異而已。脩聞君子之於學。是而已。不聞爲異也。好學莫如揚雄。亦曰。如此。然古之人。或有稱獨行而高世者。考其行。亦不過乎君子。但與世之庸人。不合爾。行非異世。蓋人不及而反棄之。舉世斥以爲異者歟。及其過。聖人猶欲就之於中庸。況今書前不師乎古。後不足以爲來者法。雖天下皆好之。猶不可爲。況天下皆非之。乃獨爲之。何也。是果好異以取高歟。然嚮謂公操能使人譽者。豈其履中道。秉常德而然歟。抑亦昂然自異。以驚世人而得之歟。古之教童子者。立必正。聽不傾。常視之毋誑。勤謹乎其始。惟恐其見異而惑也。今足下端然居乎學舍。以教人爲師。而反率然以自異。顧學者何所法哉。不幸學者皆從而效之。足下又果爲獨異乎。今不急止。則懼他日有責後生之好恠者。推其

事罪以奉歸。此脩所以爲憂而敢告也。惟幸察之。不宜同年弟歐陽某頓首。

與石推官第二書

脩頓首白公操足下。前同年徐君行。因得寓書。論足下書之恠。時僕有妹居襄城。喪其夫。匍匐將往視之。故不能盡其所以云者。而略陳焉。足下雖不以僕爲狂愚而絕之。復之以書。然果未能諭僕之意。非足下之不諭。由僕聽之不審。而論之之略之過也。僕見足下書久矣。不卽有云而今乃云者。何邪。始見之。疑乎不能書。又疑乎忽而不學。夫書一藝。爾人或不能與。忽不學時。不必論。是以默默然。及來京師。見二像石本。及聞說者云。足下不欲同俗而力爲之。如前所陳者。是誠可諍矣。然後一進其說。及得足下書。自謂不能與前所聞者異。然後知所聽之不審也。然足下於僕之言。亦似未審者。足下謂世之善書者。能鍾王虞柳。不過一藝己之所學。乃堯舜周孔之道。不必善書。又云。因僕之言。欲勉學之者。此皆非也。夫所謂鍾王虞柳之書者。非獨足下薄之。僕固亦薄之矣。世之有好學其書而悅之者。與嗜飲茗閱畫圖無異。但其性之一僻爾。豈君子之所務乎。然至於書。則不可無法。古之始有文字也。務乎記事。而因物取類。爲其象。故周禮六藝。有六書之學。其點畫曲直。皆有其說。楊子曰。斷木爲棊。梲革爲鞠。亦皆有法焉。而況書乎。今雖隸字已變於古。而變古爲隸者。非聖人不足師法。然其點畫曲直。猶有準則。如母母彳之相近。易之則亂而不可讀矣。今足下以其直者爲斜。以其方者爲圓。而曰我第行堯舜周孔之道。此甚不可也。譬如設

饌於案。加帽於首。正襟而坐。然後食者。此世人常爾。若其納足於帽。反衣而衣。坐乎案上。以飯實酒卮而食。曰。我行堯舜周孔之道者。以此之於世可乎。不可也。則書雖末事。而當從常法。不可以爲怪。亦猶是矣。然足下了不省僕之意。凡僕之所陳者。非論書之善。不但患乎近怪。自異以惑後生也。若果不能。又何必學。僕豈區區勸足下以學書者乎。足下又云。我實有獨異於世者。以疾釋老。斥文章之雕刻者。此又大不可也。夫釋老惑者之所爲。雕刻文章薄者之所爲。足下安知世無明誠質厚君子之不爲乎。足下自以爲異。是待天下無君子之與己同也。仲尼曰。後生可畏。安知來者之不如今也。是則仲尼一言。不敢遺天下之後生。足下一言。待天下以無君子。此故所謂大不可也。夫士之不爲釋老與不雕刻文章者。譬如爲吏而不受貨^{一作}財。蓋道當爾。不足恃以爲賢也。屬久苦小疾。無意思。不宜某頓首。

答西京王相公書

月日某謹齋沐頓首。復書于相公閣下。所遣使。二十一日至許州。獲賜書一通。伏讀周復。且慚且悸。脩幸得備下吏。承寵光。日趨走於前。竊慕古人堂下一言之獻。思有所陳。而恨愚無識。不足自效。徒抱區區之心者。有日矣。昨以初去府。輒因奏記。陳己疎淺^{一作}。得蒙大君子休德之幸。以爲離去眷戀之辭。既有次第。臨治以來。施政之善者。願寮吏宜有助。而闇懦獨無能之過。以爲謝。因又妄思一言之獻。以畢曩時區區之心。以爲忠懇。又輒贊德美。願廣功業。益休閒以爲禱。其誠雖勤。其言狂惑。猶卽蓍龜之神。而再三躡

宜其拒以不應。伏蒙相公不卽棄絕。猶辱以書。條陳曉諭。以爲寵若。其爲賜也厚矣。然伏讀求繹。似有未察其誠者。敢一終其說。以逃責焉。某聞古之爲政者。必視年之豐凶。年凶則節國用。振民窮。姦盜生爭訟。多而其政繁。年豐民樂。然後休息而簡安之。以復其常。此善爲政者之術。而禮典之所載也。凡某前所陳者。亦不過如是而已。其意謂夫乘凶年之後。災沴消息。風雨旣時。耕種旣得。常平之粟旣出。而民有食。關西之運旣重。至而軍不乏。不旱不蝗。下民樂利。天子不憂慮。能如是。然後務大體。簡細事而已。豈有直以鎮俗一作雅。救民愁無爲。置軍食之說邪。伏惟詳而察之。昔者孔子嘗爲委吏。必曰稱其職而已。蓋苟守其官。不敢慢其事。而思其他。伏惟相公所賜之書。有居官不出位之言。有以見君子用心也。然某之所陳。非謂略一邦之小而不爲。須四海之廣而後施。以棄職而越思也。蓋願乎進德廣業。思以致君而及天下。不以一邦而止。旣禱且勸之辭也。噫。士之至賤。敢以言干其上者。有三焉。不量輕重之勢。不度貴賤之位。必爭以理而後止者。此直士也。蒙德思報。不計善否。務罄其誠而言者。此知義之士也。其言乖謬。不合道理。問不及而自僭者。此狂士也。三字一作狂者也。然直士之言雖逆意。宜思而擇。報德之言雖善。原其心之所來。宜容而納。狂者之言旣狂矣。宜不足與之辨。某士之賤者。敢有干而云者。於斯三者。有其二焉。伏惟相公擇之。納之不足與之辨而絕之。惟所賜焉。

某不佞。疲軟不能強筋骨。與工人田夫坐市區。服畝。爲力役之勞。獨好取古書文字。考尋前世以來聖賢君子之所爲。與古之車旗服器名色等數。以求國家之治。賢愚之任。至其炳然而精者。時亦穿蠹盜取。飾爲文辭。以自欣喜。然其爲道。閎深肆大。非愚且迂。能所究及。用功益精。力益不足。其勞反甚於市區。畝。而其所得。較之誠有不及焉。豈勞力而役業者成功。易勤心而爲道者至之難歟。欲悔其所難而反就其易。則復慙聖人爲山一簣止焉之言。不敢叛棄。故退失其小人之事。進不及君子之文。茫然其心。罔識所嚮。若棄車川游。漫於中流。不克攸濟。回視陸者。顧瞻徨徨。然復思之。人之有材。能抱道德。懷智慮。而可自肆於世者。雖聖與賢。未嘗不無不幸焉。禹之偏枯。郤克之跛。丘明之盲。有不幸其身者矣。抱關擊柝。恹惶奔走。孟子之戰國。揚雄之新室。有不幸其時者矣。少焉而材學焉。而不回。賈誼之毀。仲舒之禁錮。雖有其時。有不幸其偶者矣。今以六尺可用之軀。生太平有道之世。無進身毀罪之懼。是其身時偶三者。皆幸於古人之所有者。獨不至焉。豈天之所予。不兩足歟。亦勉之未臻歟。伏惟明公履道懷正。以相天下。上以承天子社稷之大計。下以理公卿百職之宜。賢者任之以能。不賢者任之以力。由士大夫下至於工商賤技。皆適其分。而收其長。如脩之愚。既不足任之能。亦不堪任以力。徒以常有志於學也。今幸以文字試於有司。因自顧其身時偶三者之幸也。不能默然以自羞。謹以所業雜文五軸。贊聞人。以俟進退之命焉。

【上范司諫書】此又非一字。文海無

【與郭秀才書】羔羊一作燕鴈且少一作甚少

【與張秀才第一書】勤勞一作且勞勤

【第二書】剪剝一作剝發之一作發堯禹一作堯舜禹孟軻之言道一作軻子

【與石推官第一書】誠先一作誠一試

【第二書】文章一作文字

【答王相公書】伏讀一作捧讀猶卽一作猶叩寵若一作寵答消息一作稍息愁無爲一作愁樂

【投時相書】炳然而精四字一作粹然而精賤技一作賤役

卷十七

書一十一首

與范希文書

脩頓首再拜知郡學士希文足下。自去歲在洛陽。聞以言事出睦州。及來京師。又知移常州。尋復得蘇州。遷延南方。歲且終矣。南方美江山。水國富魚與稻。世之仕宦者。舉善地。稱東南。然竊惟希文登朝廷。與國論。每顧事是非。不顧自身安危。則雖有東南之樂。豈能爲有憂天下之心者樂哉。若夫登高以望遠。飲旨

而食嘉所以宣輔神明亦君子起居寢食之宜也。爲別久矣。所懷如何。自古言事而得罪。解當復用。遠力久處。省思慮。節動作。此非希文自重。亦以爲天下士君子重也。謝希深學士丁家艱。將謀南歸。有少私事。須託營辦。因通區區之誠。以問左右。

代人上王樞密求先集序書

某月日。具位某謹齋沐獻書樞密相公閣下。某聞傳曰。言之無文。行而不遠。君子之所學也。言以載事。而文以飾言。事信言文。乃能表見於後世。詩書易春秋。皆善載事。而尤文者。故其傳尤遠。荀卿孟軻之徒。亦善爲言。然其道有至有不至。故其書或傳或不傳。猶繫於時之好惡。而興廢之。其次。楚有大夫者。善文。其謳歌以傳。漢之盛時。有賈誼董仲舒。司馬相如。揚雄。能文。其文辭以傳。由此以來。去聖益遠。世益薄。或衰下。迄周隋。其間亦時時有善文。其言以傳者。然皆紛雜滅裂。不純信。故百不傳一。幸而一傳。傳亦不顯。不能若前數家之焯然暴見而大行也。甚矣。言之難行也。事信矣。須文。文至矣。又繫其所恃之大小。以見其行遠不遠也。書載堯舜。詩載商周。易載九聖。春秋載文武之法。荀孟二家。載詩書易春秋者。楚之辭。載風雅。漢之徒。各載其時主^{一作}聲名文物之盛。以爲辭。後之學者。蕩然無所載。則其言之不純信。其傳之不^{一作}久遠。勢使然也。至唐之興。若太宗之政。開元之治。憲宗之功。其臣下又爭載之以文。其詞或播樂歌。或刻金石。故其間鉅人碩德^{一作}。閱言高論。流鑠前後者。恃其所載之在文也。故其言之所載者。大且文。則其

傳也。章言之所載者不文而又小。則其傳也不章。某不佞。守先人之緒餘。先人在太宗時。以文辭爲名進士。以對策爲賢良方正。既而守道純正。爲賢待制。逢時太平。奮身揚名。宜其言之所載文之所行大而可恃以傳也。然未能甚行於世者。豈其嗣續不肖。不能繼守而泯沒之抑有由也。夫文之行。雖繫其所載。猶有待焉。詩書易春秋。待仲尼之刪正。荀孟屈原無所待。猶待其弟子而傳焉。漢之徒。亦得其史臣之書。其始出也。或待其時之有名者而後發。其既歿也。或待其後之紀次者而傳。其爲之紀次也。非其門人故吏。則其親戚朋友。如夢得之序子厚。李漢之序退之也。伏惟閣下學老文鉅。爲時雄人。出入三朝。其能望光輝接步武者。惟先君爲舊。則亦先君之所待也。豈小子之敢有請焉。謹以家集若干卷數。寫獻門下。惟哀其誠而幸賜之。

代楊推官泊上呂相公求見書

某聞古者堯舜禹之爲君也。有皋夔益稷之徒者。五字一作稷契者之徒。爲其臣。而湯之王也。亦有仲虺伊尹者。周之始興也。有周公召公。其復一作後興也。有方叔召虎申一作山甫之徒。下而至漢。其初也。功臣尤多。而稱善相者曰蕭曹。其後曰丙魏。唐之始。則曰房杜。既而曰姚宋者。是皆能以功德佐其君。而卓然特以名出衆。而見於世者。夫詩書之所美。莫大乎堯舜三代。其後世之盛者。莫盛乎漢與唐。而其興也。必有賢哲之臣。出其際。而能使其君之功業名譽。赫然光顯於萬世而不泯。故每一讀其書。考其事。量其功。而想乎其人。

疑其瓌傑奇怪若神人。然非如今世之人可得而識也。夫其人已亡。其事已久。去數千百歲之後。徒得其書而一讀之。猶灼然如在人耳目之際。使人希慕稱述之不暇。況得身出二字一作生於其時。親見其所爲。而一識其人。則雖奔走俯伏。從妾圉。執鞭扑。猶爲幸歟。某嘗誦於此。而私自爲恨者。有日矣。國家之興也。一有七十有五年矣。禮樂文章。可謂太平。而傑然稱王公大人於世者。往往而出。凡士之得身出於斯時者。宜爲幸矣。又何必忽近以慕遠。遠目而信耳。且安知後之望今。不若今之望昔者邪。然其實有若不幸者。某生也。少賤而愚。賤則不接乎朝廷之閒。愚故不能與於事。則雖有王公大人者並出。而欲一往識之。乃無一事可因而進焉。噫。古之君子在上。不幸而不得出其間。今之君子在上。幸而親見矣。又以愚賤見隔。而莫可望焉。是真可閔歎也已。然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似有可以藉而爲說以干進於左右者。試一陳之。先君之生也。好學勤力。以孤直不自進於時。其晚也。始登朝廷。享榮祿。使終不困其志。而少伸者。蓋實出於大君子之門。則相公下有閣二字之於楊氏。不爲無恩矣。某不肖。其一作莫能繼一作光大先君之世。而又苟欲藉之以有緒於閭人。誠宜獲罪於下執事者矣。然而不詢於長者。不謀於警龜。而決然用。是以自進者。蓋冀萬一得償其素所願焉。雖及門而獲罪。不猶愈於望古而自爲恨者邪。言狂計愚。伏惟聰明幸賜察焉。

與黃校書論文章書

脩頓首啓。蒙問及丘舍人所示雜文十篇。竊嘗覽之。驚歎不已。其毀譽等數短篇。尤爲篤論。然觀其用意。在於策論。此古人之所難工。是以不能無小闕。其救弊之說甚詳。而革弊未之能至。見其弊而識其所以革之者。才識兼通。然後其文博辯而深切。中於時病而不爲空言。蓋見其弊。必見其所以弊之因。若賈生論秦之失。而推古養太子之禮。此可謂知其本矣。然近世應科目文辭。求若此者蓋寡。必欲其一作極致。則宜少加意。然後煥乎其不可禦矣。文章繫乎治亂之說。未易談。況乎愚昧。惡能當此。愧畏愧畏。脩謹白。

與高司諫書

脩頓首再拜白。司諫足下。某年十七時。家隨州。見天聖二年進士及第榜。始識足下姓名。是時予年少。未與人接。又居遠方。但聞今宋舍人兄弟與葉道卿鄭天休數人者。以文學大有名。號稱得人。而足下廁其間。獨無卓卓可道說者。予固疑足下不知何如人也。其後更十一年。予再至京師。足下已爲御史裏行。然猶未暇一識足下之面。但時時於予友尹師魯問足下之賢否。而師魯說足下正直有學問。君子人也。予猶疑之。夫正直者不可屈曲。有學問者必能辨是非。以不可屈之節。有能辨是非之明。又爲言事之官。而俯仰默默。無異衆人。是果賢者耶。此不得使予之不疑。三字一作不疑之也。自足下爲諫官來。始得相識。侃然正色論前世事。歷歷可聽。褒貶是非。無一謬說。噫。持此辯以示人。孰不愛之。雖予亦疑足下真君子也。是予自聞足下之名及相識。凡十有四年。而三疑之。今者推其實迹而較之。然後決知足下非君子也。前日范

希文貶官後。與足下相見於安道家。足下詆誚希文爲人。予始聞之。疑是戲言。及見師魯。亦說足下深非希文所爲。然後其疑遂決。希文平生剛正。好學通古。今其立朝有本末。天下所共知。今又以言事觸宰相得罪。足下既不能爲辨其非辜。又畏有識者之責己。遂隨而詆之。以爲當黜。是可怪也。夫人之性剛果。懦軟。稟之於天。不可勉強。雖聖人亦不以不能責人之必能。今足下家有老母。身惜官位。懼飢寒而顧利祿。一作祿利不敢一忤宰相以近刑禍。此乃庸人之常情。不過作一不才諫官爾。雖朝廷君子。亦將閔足下之不能而不責以必能也。今乃不然。反昂然自得。了無媿畏。便毀其賢以爲當黜。庶乎飾己不言之過。夫力所不敢爲。乃愚者之不逮。以智文其過。此君子之賊也。且希文果不賢邪。自三四年來。從大理寺丞至前行員外郎。作待制。日備顧問。今班行中無與比者。是天子驟用不賢之人。夫使天子待不賢以爲賢。是聰明有所未盡。足下身爲司諫。乃耳目之官。當其驟用時。何不一爲天子辨其不賢。反默默一作然無一語待其自敗。然後隨而非之。若果賢邪。則今日天子與宰相。以忤意逐賢人。足下不得不言。是則足下以希文爲賢。亦不免責以爲不賢。亦不免責大抵罪在默默爾。昔漢殺蕭望之與王章。計其當時之議。必不肯明言殺賢者也。必以石顯王鳳爲忠臣。望之與章爲不賢而被罪也。今足下視石顯王鳳果忠邪。望之與章果不賢邪。當時亦有諫臣。必不肯自言畏禍而不諫。亦必曰當誅而不足諫也。今足下視之。果當誅邪。是直可欺當時之人。而不可欺後世也。今足下又欲欺今人。而不懼後世之不可欺邪。況今之人未可欺也。

伏以今皇帝卽位已來。進用諫臣。容納言論。如曹脩古。劉越雖歿。猶被褒稱。今希文與孔道輔。皆自諫諍擢用。足下幸生此時。遇納諫之聖主如此。猶不敢一言。何也。前日又聞御史臺。勝朝堂。戒百官不得越職言事。是可言者。惟諫臣爾。若足下又遂不言。是天下無得言者也。足下在其位而不言。便當去之。無妨他人之堪其任者也。昨日安道貶官。師魯待罪。足下猶能以面目見士大夫。出入朝中。稱諫官。是足下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所可惜者。聖朝有事。諫官不言。而使他人言之。書在史冊。他日爲朝廷羞者。足下也。春秋之法。責賢者備。今某區區。猶望足下之能一言者。不忍便絕足下。而不以賢者責也。若猶以謂希文不賢而當逐。則予今所言如此。乃是朋邪之人爾。願足下直攜此書於朝。使正予罪而誅之。使天下皆釋然知希文之當逐。亦諫臣之一效也。前日足下在安道家。召予往論希文之事。時坐有他客。不能盡所懷。故輒布區區。伏惟幸察。不宣。脩再拜。

與尹師魯書

某頓首。師魯十二兄書記。前在京師相別時。約使人如河上。旣受命。便遣白頭奴出城。而還言不見舟矣。其夕。及^{一作}得師魯手簡。乃知留船以待。怪不如約。方悟此奴懶去。而見給。臨行。臺吏催苛百端。不比催師魯人。長者有禮。使人惶迫。不知所爲。是以又不下書在京師。但深託君貺。因書道脩意。以西始謀。陸赴夷陵。以大暑。又無馬。乃作此行。沿汴絕淮。泛大江。凡五千里。用一百一十程。纔至荆南。在路無附書處。

不知君貺曾作書道脩意否。及來此問荆人云去郢止兩程。方喜得作書以奉問。又見家兄言有人見師魯過襄州。計今在郢久矣。師魯歡戚不問可知。所渴欲問者。別後安否。及家人處之如何。莫苦相尤否。六郎舊疾平否。脩行雖久。然江湖皆昔所游。往往有親舊留連。又不遇惡風水。老母用術者言。果以此行爲幸。又聞夷陵有米麪魚。如京洛。又有梨栗橘柚大筍茶薺。皆可飲食。益相喜賀。昨日因參轉運。作庭趨。始覺身是縣令矣。其餘皆如昔時。師魯簡中言疑脩有自疑之意者。非他。蓋懼責人太深。以取直爾。今而思之。自決不復疑也。然師魯又云。關於朋友。此似未知脩心。當與高書時。蓋已知其非君子。發於極憤而切責之。非以朋友待之也。其所爲何足驚駭。路中來。頗有人以罪出不測見弔者。此皆不知脩心也。師魯又云。非忘親。此又非也。得罪雖死。不爲忘親。此事須相見。可盡其說也。五六十年来。天生此輩。沈默畏慎。布在世間。相師成風。忽見吾輩作此事。下至竈門一作。老婢亦相驚怪。交口議之。不知此事古人日日有也。但問所言當否而已。又有深相賞歎者。此亦是不慣見事人也。可嗟。世人不見如往時事久矣。往時砧斧鼎鑊。皆是烹斬人之物。然士有死不失義。則趨而就之。與几席枕藉之無異。有義君子在傍。見有就死。知其當然。亦不甚歎賞也。史册所以書之者。蓋特欲警後世愚懦者。使知事有當然而不得避爾。非以爲奇事而詫人也。幸今世用刑至仁慈。無此物。使有而一人就之。不知作何等怪駭也。然吾輩亦自當絕口。不可及前事也。居閑僻處。日知進道而已。此事不須言。然師魯以脩有自疑之言。要知脩處之如何。故略道

也。安道與予在楚州談禍福事甚詳。安道亦以爲然。俟到夷陵寫去。然後得知脩所以處之之心也。又常與安道言。每見前世有名人。當論事時。感激不避誅死。真若知義者。及到貶所。則感憾怨嗟。有不堪之窮愁。形於文字。其心歡戚。無異庸人。雖韓文公不免此累。用此戒安道。慎勿作感感之文。師魯察脩此語。則處之之心。又可知矣。近世人因言事。亦有被貶者。然或傲逸狂醉。自言我爲大。不爲小。故師魯相別。自言益慎職。無飲酒。此事脩今亦遵此語。咽喉自出。京愈矣。至今不曾飲酒。到縣後。勤官。以懲洛中時懶慢矣。夷陵有一路。祇數日。可至郢。白頭奴足以往來。秋寒矣。千萬保重。不宜脩頓首。

同前

某頓首。自荊州得吾兄書後。尋便西上。十月二十六日到縣。倏茲新年。已三月矣。所幸者。老幼無恙。老母舊不飲酒。到此來。日能飲五七盃。隨時甘脆。足以盡歡。脩之舊疾。漸以失去。亦能飲酒矣。不知師魯爲況如何。到此。便欲遣任進去。又爲少事。且遣伊入京師。於今未回。前者於朱駕部處見手書。略知動靜。夷陵雖小縣。然諍訟甚多。而田契不明。僻遠之地。縣吏朴鯁。官書無簿籍。吏曹不識文字。凡百制度。非如官府。一一自新齊整。無不躬親。又朱公以故人。日相勞慰。時時頗有宴集。加以乍到。閨門內事。亦須自營。開正以來。始似無事。治舊史。前歲所作十國志。蓋是進本。務要卷多。今若便爲正史。盡宜刪削。存其大要。至如細小之事。雖有可紀。非干大體。自可存之。小說。不足以累正史。數日檢舊本。因盡刪去矣。十亦去其三四。

師魯所撰在京師時。不曾細看。路中昨來細讀。乃大好。師魯素以史筆自負。果然河東一傳大妙。脩本所取法此傳。爲此外亦有繁簡未中。願師魯亦刪之。則盡妙也。正史更不分五史。而通爲紀傳。今欲將梁紀并漢周脩。且試撰次唐晉。師魯爲之。如前歲之議。其他列傳約略。且將逐代功臣。隨紀各自撰傳。待續次盡。將五代列傳姓名寫出。分而爲二。分手作傳。不知如此。於師魯意如何。吾等棄於時。聊欲因此粗伸其心。少希後世之名。如脩者。幸與師魯相依。若成此書。亦是榮事。今特告朱公介。馳此奉咨。且希一報。如可以便各下手。只候任進歸。便令齋國志草本去。次春寒保重。

同前慶曆五年春。

某頓首啓。兩路地壤相接。幸時文字往還。然闕附狀。蓋書生責以錢穀。強其所不能。自然公私不濟。況其素懶於作書也。然時聞師魯動止。蘇子美事。深欲論敘。但避猶豫。聞有極言。乃知自信爲是。甚善甚善。子美雖未亟復。其如排沮羣議。爲益不少。晉潞師魯少所樂遊。其況如何。春寒千萬保愛。列傳人名。便請師魯錄取一本。分定寄來。不必以人死年月斷於一代。但著功一代多者。隨代分之。所貴作傳與紀相應。千萬遞中却告一信。要知尊意。

同前慶曆四年。

某頓首啓。始聞師魯徙晉。乃駭然。本初與郭推官計。師魯必離渭而受晉命。中道無所淹留。徑之晉。則謂

於晉得相見。既聞待闕。至九月。又計當入洛。則謂於洛得相見。又聞方留邠州。有所陳。來期未可知。則謂遂不相見而東也。及陝。乃知直趨絳州。脩在絳。阻雨數日。苟更少留。猶得道中相遇。奈何前後相失如此。尙欲留陝。走人至解。期一爲會。而大暑懼煩。往復亦須三四日。又不欲久在陝。使郡人有館待之勞。顧此勢不得留慶晉。不足屑屑於胸中。但向聞師魯有失子之苦。時方走河東界。道遠多事。不暇奉慰。脩嘗失一五歲小兒。已七八年。至今思之。痛若初失時。脩素謂諸君自爲寡情。而善忽世事者。尙如此。況師魯素自謂有情。而子長又賢哉。語及此。雖脩忽自不堪。又欲進何說以解師魯心邪。自西事已來。師魯之髮無黑者。其不如意事多矣。人生白首矣。外物之能攻人者。其類甚多。安能尙甘於自苦邪。得失不足計。然雖歡戚勢旣極。亦當自有否泰。惟不動心於憂喜。非勇者莫能焉。咫尺不相見。又無以奉慰。惟自寬自愛。乃佳。

同前慶曆五年夏

某頓首。今春子漸兄云亡。脩在鎮陽。半月後方知。時又臥病。草率走介。託趙秉致奠。云已之洛中矣。苦事苦事。脩一春在外。四月中還家。則母病妻皆臥在床。又值沈四替去。本司獨力出治公事。入營醫藥。纔得清卿來。卽往德博視河功。比還。馬墜傷足。至今行履未得。以故久不及拜書爲慰。一寫朋友號呼之痛。子漸平生所爲。世謂吉人君子者。然人生固不可以善惡較壽夭。吾徒所爲。天下之人嫉之者半。故人相知。

不比他人易得。失一人如他人之失百人也。脩往時意銳。性本真率。近年經人事多。於世俗間。漸似耐煩。惟於故人書問。尙有這慢之癖在。因子漸亡。追思數年。不以一字往還。遂至幽明永隔。因此欲勉強於書尺。益知交游之難得爲可惜也。子漸爲人。不待縷述。脩自知之。然其所爲文章。及在官有可記事。相別多年。不知子細。望錄示一本。脩於子漸。不可無文字。墓誌或師魯自作。則已。若不自作。則須脩與君謨當作。蓋他平生相知深者。吾二人與李之才爾。縱不作墓誌。則行狀或他文字。須作一篇也。愁人愁人。師魯知爲士廉所訟。仇家報怨不意。亦聽而行。此更不須較曲直。他不足道也。夏君來日。詢他潞州事。得動靜甚詳。差慰夏熱。千萬保重。

回丁判官書 景祐三年。

九月十四日。宣德郎守峽州夷陵縣令歐陽脩謹頓首復書於判官祕校足下。脩之得夷陵也。天子以有罪而不忍卽誅。與之一邑而告以訓曰。往字吾民而無重前悔。故其受命也。始懼而後喜。自謂曰。幸而謂夷陵之不幸也。夫有罪而猶得邑。又撫安之。曰無重前悔。是以自幸也。昔春秋時。鄭詹自齊逃來。傳者曰。甚佞人來。佞人來矣。此不欲佞人入其邦而惡其來。甚之一作甚之辭也。脩之是行也。以謂夷陵之官相與語於府。吏相與語於家。民相與語於道。皆曰罪人來矣。凡夷陵之人。莫不惡之。而不欲入其邦。若魯國之惡鄭詹來者。故曰夷陵不幸也。及舟次江陵之建寧。縣人來自夷陵。首蒙示書一通。言文意勤。不徒不惡。

之而又加以厚禮。出其意料之外。不勝甚喜。而且不自遂之心焉。夫人有厚己而自如者。恃其中有所以當之而不愧也。如脩之愚。少無師傅而學出己見。未一發其蘊。忽發焉。果輒得罪。是其學不本實而其中空虛無有而然也。今猶未獲一見君子。而先辱以書。待之厚意。以空虛之質。當甚厚之意。竊懼既見而不若所待。徒重媿爾。且爲政者之懲有罪也。若不鞭膚刑肉以痛切其身。則必擇惡地而斥之。使其奔走顛躓窘苦。左山右壑。前虺虎而後蒺藜。動不逢偶吉而輒奇凶。其狀可爲閱笑。所以深困辱之者。欲其知自悔而改爲善也。此亦爲政者之仁也。故脩得罪也。與之一邑。使載其老母寡妹。浮五千五百之江湖。冒大熱而履深險。一有風波之危。則叫號神明以乞須臾之命。幸至其所。則折身下首以事上官。吏人連呼姓名。喝出使拜。起則趨而走。設有大會。則坐之壁下。使與州校役人爲等伍。得一食。未徹俎而先走出。上官遇之。喜怒訶詰。常斂手慄股以伺顏色。冀一語之溫和不可得。所以困辱之如此者。亦欲其能自悔咎而改爲善也。故脩之來也。惟困辱之是期。今乃不然。獨蒙加以厚禮。而不以有罪困辱之。使不窮厄而得其所。爲以無重悔如前訓。可謂幸矣。然懼其頑心而不知自改也。夫士窮莫不欲人之閱己。然非有深仁厚義君子之閱矣。疑則又懼且慙焉。謹因弓手還。敢布所懷。不勝區區。伏惟幸察。

【代楊推官上呂相公書】伊尹者。一無字。私自。一作私。嘗獨念昔有聞於先君大夫者。一作獨念昔者有聞於先君大夫。

【與高司諫書】於子友尹師魯問足下。一作問子友尹師魯以足下。不可屈之節。風字下。一有曲字。不以賢者。一作以不賢者。

【與尹師魯第一書】見有就死。有一作其。

【第二書】五七盃。一作七五盃。

【第四書】及陝。一作及至陝。

【回丁判官書】自如。一作自恕。今乃。一作乃今。

卷十八

書一十二首

與謝景山書

脩頓首再拜。景山十二兄法曹。昨送馬人還。得所示書。并古瓦硯歌一軸。近著詩文。又三軸。不勝欣喜。景山留滯州縣。行年四十。獨能異其少時儻逸之氣。就於法度。根蒂一作樞。前古。作爲文章。一下其筆。遂高於人。乃知駟駿之馬。奔星覆駕。及節之鑾和。以駕五輅而行於大道。則非常馬之所及也。古人久困不得其志。則多躁憤佯狂。失其常節。接輿屈原之輩是也。景山愈困愈刻意。又能恬一作安。然習於聖人之道。賢於古人遠矣。某嘗自負平生。不妄許人之交。而所交必得天下之賢才。今景山若此。於吾之交。有光。所以某益得自負也。幸甚幸甚。與君謨往還書。不如此。何以發明。然何必懼人之多見也。若欲銜長而恥短。則是

有爭心於其中。有爭心則意不在於謀道也。荀卿曰：有爭氣者不可與辯。此之謂也。然君謨既規景山之短，不當以示人。彼以示人，景山不當責之，而欲自蔽也。願試思之。此縣常有人入京，頻得書信往還。今者茲人入京，作書多未能子細。夏熱千萬自愛。

答李淑內翰書

脩啓。脩違去門館，今三年矣。罪棄之迹，不敢自齒於人。是以雖有誠心饑渴之勤，而奏記通問，彌時曠闕。惟恃憐憫寬而置之。今月六日，郵中蒙賜手書，加以存恤憔悴之意，感悅何勝。幸甚幸甚。問及五代紀傳，脩曩在京師，不能自閑，輒欲妄作。幸因餘論發於教誘，假以文字，力欲獎成。不幸中間自罹咎責，爾來三年，陸走三千，水行萬里，勤職補過，營私養親，偷其暇時，不敢自廢。收拾綴緝，粗若有成。然其銓次去取，須有義例，論議褒貶，此豈易當。故雖編撫甫就，而首尾顛倒，未有卷第，當更資指授，終而成之。庶幾可就也。蕞爾之質，列一作限於囚拘，瞻望門牆，豈任私恨。

答孫正之侔第一書

脩自孫生足下。丁元珍書至，辱所示書及雜文二篇，辭博義高而不違於道，甚喜甚喜。元珍言足下好古自守，不妄接人，雖居鄉閭，罕識其面，其特立如此，而乃越千里以書見及，若某者，何以當之。豈足下好忽近而慕遠邪，得非以道見謀，不爲遠近親疎然者也。僕愚學不足以自立，而氣力不足以動人，而言不見

信於世。不知足下何爲而見及。今又豈足下所取信者。丁元珍愛我而過譽邪。學者不謀道久矣。然道固不蕪廢。而聖人之書如日月。卓乎其可求。苟不爲刑禍祿利動其心者。則勉之皆可至也。惟足下力焉而不止。則不必相見以目而後可知其心。相語以言而後可盡其說也。以所示文求足下之志。苟不惑而止。則僕將見足下大發于文。著于行而質于行事。以要其成焉。

答孫正之第二書

某再拜。人至辱書甚勤。前年丁元珍得所示書。喜吾子之好學自立。然未深相知。及得今書。乃知吾子用心如此。僕與吾子生而未相識。面徒以一言相往來。而吾子遽有愛我之意。欲戒其過。使不陷於小人。此非惟朋友之義。乃一作吾父兄訓我者。不過如此也。僕自知何足愛。而吾子所愛者。道也。世之知道者少。幸而有焉。又自爲過失以取累。不得爲完人。此吾子之所悉也。僕知道晚。三十年一作前。尙好文華。嗜酒歌呼。知以爲樂。而不知其非也。及後少識聖人之道。而悔其往咎。則已布出而不可追矣。聖人曰。勿謂小惡爲無傷。言之可慎也。如此。爲僕計者。已無奈何。惟有力爲善以自贖爾。書曰。改過不吝。書不讎成湯之過。而稱其能改。則所以容後世之能自新者。聖人尙爾。則僕之改過而自贖。其不晚也。吾子以謂如此可乎。尙爲未可。則願有可進可贖之說見教。吾子待我者厚。愛我者深。惜乎未得相見。以規吾子之所未至者。以報大惠。蓋其他不足以爲報也。值多事。不子細。

與王源叔問古碑字書

脩頓首白源叔學士。秋涼體候無恙。脩以罪廢不從先生長者之遊久矣。今春蒙恩得徙茲邑。然地僻而陋。罕有學者。幸而有之。亦不足與講論。或事有凝滯。無所考正。則思見君子。北首瞻望而已。縣有古碑一片。一作在。近郊數大家之間。圖經以爲儒翟先生碑。其文云。先生諱壽。字元考。南陽隆人也。大略述其有道不仕。以數學爲業。然不著其姓氏。其題額乃云。宮孺一作嬰一作先生碑。疑非翟字。而莫有識者。許慎說文亦不載。外方無他書可考正。其文辭簡質。皆隸書。書亦古樸。隱隱猶可讀。乃云熹平三年所立。去今蓋八百五十六年矣。漢之金石之文。存於今者蓋寡。惜其將遂磨滅。而圖記所載。訛謬若斯。遂使漢道草莽之賢。湮沒而不見。源叔好古博學。知名今世。必識此字。或能究見其人本末事迹。悉以條示。幸甚。幸甚。原叔居京師。事多不當。以此煩聽覽。漸寒。千萬保重。不宣。

與刁景純學士書

脩頓首啓。近自罷乾德。遂居南陽。始見謝舍人。知丈丈內翰凶訃。聞問驚怛。不能已已。丈丈位望並隆。然平生亦嘗坎軻。數年以來。方履亨塗。任要劇。其去大用尺寸間爾。豈富與貴不可力爲。而天之賦予。多少有限邪。凡天之賦予人者。又量何事而爲之節也。前旣不可詰。但痛惜感悼而已。某自束髮爲學。初未有一人知者。及首登門。便被憐獎。開端誘道。勤勤不已。至其粗若有成而後止。雖其後遊於諸公。而獲齒多。

士雖有知者。皆莫之先也。然亦自念不欲效世俗子。一遭人之顧己。不以至公相期。反趨走門下。脅肩諂笑。甚者獻讒諛而備使令。以卑昵自親。名曰報德。非惟自私。直亦待所知以不厚。是故懼此。惟欲少勵名節。庶不泯然無聞。用以不負所知爾。某之愚誠。所守如此。然雖胥公。亦未必諒某此心也。自前歲得罪夷陵。奔走萬里。身日益窮。迹日益疎。不及再聞語言之音。而遂爲幽明之隔。嗟夫。世俗之態。旣不欲爲愚誠所守。又未克果。惟有望門長號。臨柩一奠。亦又不及此之爲恨。何可道也。徒能惜不永年與未大用。遂與道路之人同歎爾。知歸葬廣陵。遂謀京居。議者多云不便。而聞理命若斯。必有以也。若須春水下汴。某歲盡春初。當過京師。尙可一拜見。以盡區區。身賤力微。於此之時。當有可致。而無毫髮之助。慚愧慚愧。不宣。某再拜。

按內翰胥偃。以寶元二年八月卒。此書乃當時所作。旣與刁君不應稱丈丈。若與胥氏子。又不應稱胥公。當考。

與陳員外書

陳君足下無恙。近縣幹上府。得書一角。屬有少吏事。不皇作報。旣而私有惑者。脩本愚無似。固不足以希執友之遊。然而羣居平日。幸得肩從齒序。跪拜起居。竊兄弟行。寓書存勞。謂宜有所款曲。以親之之意。柰何一幅之紙。前名後書。且狀且牒。如上公府。退以尋度。非謙卽疏。此乃世之浮道之交。外陽相尊者之爲。非宜足下之所以賜脩也。古之書具。惟有鉛刀竹木。而削札爲刺。止於達名姓。寓書於簡。止於舒心意。爲

問好。惟官府吏曹。凡公之事。上而下者。則曰符。曰檄。問訊列對。下而上者。則曰狀。位等相以往來。曰移。曰牒。非公之事。長吏或自以意曉其下。以戒以飭者。則曰教。下吏以私自達於其屬長。而有所候問請謝者。則曰牋。記書啓。故非有狀牒之儀。施於非公之事。相參如今所行者。其原蓋出唐世大臣。或貴且尊。或有權於時。縉紳湊其門。以傳嚮者。謂舊禮不足爲重。務稍增之。然始於刺謁。有參候起居。因爲之狀。及五代始復。以候問請謝。加狀牒之儀。如公之事。然止施於官之尊貴及吏之長者。其僞繆所從來既遠。世不根古。以爲當然。居今之世。無不如此。而莫以易者。蓋常俗所爲。積習以_已。一作牢。而不得以更之也。然士或同師友。締交游。以道誼相期者。尙有手書勤勤之意。猶爲近古。噫。候問請謝。非公之事。有狀牒之儀。以施于尊貴長吏。猶曰非古之宜用。況又用之於肩從齒序。跪拜起居。如兄弟者乎。豈足下不以道義交游。期我而惜手書之勤邪。將待以牽俗積習者。而姑用世禮。以遇我之勤邪。不然是爲浮道。以陽相尊也。是以不勝拳拳之心。謹布左右。屬以公檄赴滑臺。行視驛傳。迫於促裝。楊秀才且_且。一作且。詣縣。府中事可悉數。

答祖擇之書

脩啓。秀才人至。蒙示書一通。并詩賦雜文兩策。諭之曰。一覽以爲如何。某旣陋。不足以辱好學者之問。又其少賤而長窮。其素所爲。未有足稱。以取信於人。亦嘗有人問者。以不足問之愚。而未嘗答人之問。足下卒然及之。是以愧懼。不知所言。雖然。不遠數百里。走使者以及門。意厚禮勤。何敢不報。某聞古之學者。必

嚴其師。師嚴然後道尊。道尊然後篤敬。篤敬然後能自守。能自守然後果於用。果於用然後不畏而不遷。三代之衰。學校廢。至兩漢。師道尙存。故其學者各守其經。以自用。是以漢之政理文章。與其當時之事。後世莫及者。其所從來深矣。後世師法漸壞。而今世無師。則學者不尊嚴。故自輕其道。輕之則不能至。不至則不能篤信。信不篤。則不知所守。守不固。則有所畏而物可移。是故學者惟俯仰徇時。以希祿利爲急。至於忘本趨末。流而不返。夫以不信不固之心。守不至之學。雖欲果於自用。莫知其所以用之之道。又況有祿利之誘。刑禍之懼。以遷之哉。此足下所謂志古知道之士。世所鮮而未有合者。由此也。足下所爲文。用意甚高。卓然有不顧世俗之心。直欲自到於古人。今世之人。用心如足下者有幾。是一作則鄉曲之中。能爲足下之師者。謂誰。交游之間。能發足下之議論者。謂誰。學不師。則守不一。議論不博。則無所發明。而究其深。足下之言高趣遠。甚善。然所守未一。而議論未精。此其病也。竊惟足下之交游。能爲足下稱才譽美者不少。今皆捨之。遠而見及。乃知足下是欲求其不至。此古君子之用心也。是以言之不敢隱。夫世無師矣。學者當師經。師經必先求其意。意得則心定。心定則道純。道純則充於中者實。中充實則發爲文者輝光。施於世者果致。疑三代兩漢之學。不過此也。足下患世未有合者。而不棄其愚。將某以爲合。故敢道此。未知足下之意合否。

與田元均論財計書

脩啓承有國計之命。朝野忻然。引首西望。近審已至闕下。道路勞止。寢味多休。弊乏之餘。諒煩精慮。建利害。更法制。甚易。若欲其必行而無沮改。則實難。裁冗長。塞僥倖。非難。然欲其能久而無怨謗。則不易。爲大計。既遲久而莫待。收細碎。又無益而徒勞。凡相知爲元均慮者。多如此說。不審以爲如何。但日冀公私蒙福爾。春暄千萬爲國自厚。一作重不宣。脩再拜。

答徐無黨第一書

脩白。人還惠書及始隱書論等。并前所記獲麟論。文辭馳騁之際。豈常人筆力可到。於辨論經旨。則不敢以爲是。蓋吾子自信甚銳。又嘗取信於某。苟以爲然。誰能奉奪。凡今治經者。莫不患聖人之意不明。而爲諸儒以自出之說汨之也。今於經外又自爲說。則是患沙渾水而投土益之也。不若沙土盡去。則水清而明矣。魯隱公南面治其國。臣其吏民者十餘年。死而入廟。立謚稱公。則當時魯人孰謂息姑不爲君也。孔子脩春秋。凡與諸侯盟會。行師命將。一以公書之。於其卒也。書曰公薨。則聖人何嘗異隱於他公也。據經。隱公立十一年而薨。則左氏何從而知其攝。公羊穀梁何從而見其有讓桓之迹。吾子亦何從而云云也。仲尼曰。吾其爲東周乎。與吾子起於平王之說。何相反之甚邪。故某常告學者。慎於述作。誠以是也。秋初許相訪。此不子細。略開其端。吾子必能自思而得之。不宣。某書白。

答徐無黨第二書

脩再拜白。前夜自外歸。燈下得吾子書。言陳烈事。亟讀之。未暇求陳君之所爲。尤愛吾子辭意甚質。徑知吾子之有成。不負其千里所以去父母而來之意。脩亦粗塞責。不愧於吾子之父母。與親戚鄰里鄉黨之人。甚善甚善。脩今歲還京師。職在言責。值天下多事。常日夕汲汲。爲明天子求人間利病。無小大。皆躬自訪問於人。又夏大暑。老母病。故不得從。今學者以遊。得少如前歲之樂。自入京來。便聞陳君之名。數以問於人。多不識。今得吾子所言。如見其面矣。幸母病今已愈。望時過。且謀共見陳君。

與陳之方書

某白。陳君足下。某憂患早衰之人也。廢學不講久矣。而幸士子不見棄。日有來吾門者。至於粹然仁義之言。騷然閎博之辯。蔚然組麗之文。閱於吾目多矣。若吾子之文。辨明而曲暢。峻潔而舒遲。變動往來。有馳有止。而皆中於節。使人喜慕而不厭者。誠難得也。某固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盡某所見。如吾子之文。豈一二而可數哉。爲而不止。行而必至。畜厚而發益遠。吾雖不能悉得天下之士。然天下之士。如吾子者。可一二而數也。某老矣。心耗力憊。有所不能。徒喜後生之奮於斯也。恨不得鳴躍於其間而從之。姑奉此爲謝。

【答孫正之第一書】今又疑衍二字

【第二書】三十年前十一作年三以前

【答祖擇之書】兩策。

一作兩册。

未知足下之意合否。知字下。一有於字。

【答徐無黨書】於辨論經旨。

於字上。

一并前所記。記一作奇。

卷十九

書一十五首

答宋咸書 至和三年。

某啓。去年冬承惠問。時以奉使契丹。不皇爲答。茲者人至。辱書。豈勝感愧。某區區于此。無補當時。徒於京師大衆中。汨汨人事。舊學都廢。耳不聞仁義之言久矣。惟君子不以甘榮祿。走聲利之徒見待。時有所教。幸甚幸甚。天日之高。以其下臨於人者不遠。而自古至今。積千萬人之智測驗之。得其如此。故時亦有差者。由不得其真也。聖人之言。在人情不遠。然自戰國及今。述者多矣。所以吾儕猶不能默者。以前人未得其真也。然亦當積千萬人之見。庶幾得者多而近是。此所以學者不可以止也。足下以爲如何。尙或不然。當賜教。向熱。爲政外自重。以副所懷。不宣。某再拜。

與集賢杜相公書 慶曆四年秋。

脩皇恐頓首。三兩日不審尊體動止何似。某被催赴任。不得躬造門下。豈勝戀戀之誠。保州叛卒。必欲招

之。而外不退兵。雖使忠臣孝子。不免疑惑。今又聞有築城之請。雖知朝廷不以爲是。而便宜之旨。已下軍前。萬一他事盡如築城之繆。遂不請而便宜從事。脫有敗誤。則一方之事。繫天下安危。伏惟聰明。何以裁處。某才薄力劣。不足以備急緩一作緩急之用。若止於調發輸餉。此俗吏之所能爲。故自請願與田李共議。兵事至今。寢而不報。內竊自度。不報誠宜。然朝廷旣已力排言事者。而託以用才於外。今反疑之而不任以事。何以解言者之惑哉。此某之不可論也。秋暑尙繁。伏惟爲國自重。

答李大臨學士書

脩再拜。人至辱書甚慰。永陽窮僻。而多山林之景。又嘗得賢士君子居焉。脩在滁之三年。得博士杜君與處。甚樂。每登臨覽泉石之際。惟恐其去也。其後徙官廣陵。忽忽不逾歲而求一作來。穎在穎逾年。差自適。然滁之山林泉石與杜君共樂者。未嘗輒一日忘于心也。今足下在滁。而事陳君與居。足下知道之明者。固能達於進退窮通之理。能達於此而無累於心。然後山林泉石可以樂。必與賢者共。然後登臨之際。有以樂也。足下所得與脩之得者同。而有小異者。脩不足以知道。獨其遭世憂患多。齒髮衰。因得閑處而爲宜爾。此爲與足下異也。不知足下之樂。惟恐其去。能與脩同否。況足下學至文高。宜有所施於當世。不得若某之戀戀。此其與某異也。得陳君所寄二圖。覽其景物之宛然。復思二賢相與之樂。恨不得追逐於其間。因人還草率。

答陳知明書

脩再拜啓。人至辱書。有秦燕玉馬之說。何其謙之甚邪。某昨在廣陵。一相見於衆人中。未有相知之意。及食將徹。案方接足下以言。而始知其非衆人也。然尙不暇少留。以盡脩之所欲得者。後常以爲恨也。去年辱書於潁。又客之來自滁者。皆能道足下之事。於是判然以爲士之相知。或相望於千里。或相追於異世。知其道而已。不必接其迹也。則廣陵之不留。無足以爲恨。此前書所道勤勤備矣。某於足下。不必見其文章之自述。然後以爲知也。明矣。蓋嘗辱示詩及書。讀而愛之不已。以謂閱博高深。必有放縱奔馳而可喜者。雖得之多。宜不厭也。因復輒有求於足下者。譬之垂涎已啖一樹之味。而思快意於五鼎之間也。何足怪哉。幸足下無惜。

與王深甫論世譜帖

脩啓。惠借顏氏譜。得見一二。大幸。前世常多喪亂。而士大夫之世譜。未嘗絕也。自五代迄今。家家亡之。由士不自重禮俗。苟簡之使然。雖使人人自求其家。猶不可得。況一人之力。兼考於繆亂亡失之餘。能如所示者。非深甫之好學深思。莫能也。顏譜且留。愚有未達。須因見過得請。集古錄未始委僮奴。昨日大熱。艱於檢尋。今送不次。脩再拜。

同前

脩啓辱示承且莫體佳。高陽說如此爲得之矣。載初元年正月乃永昌年之十一月爾。當與永昌同年。天授庚寅載初己丑爾。然自天授至長安四年甲辰凡十五年。使自武德不除周年則乾元己亥乃一百四十二年。除周年則大曆乙卯爲一百四十年。乙卯大曆十年也。哥舒晃事在八年。又江西出兵不當越數千里出於明州。此又可疑。前日奉答一作啓後再將校勘却未敢書。更俟面議也。蓋江西出嶺路絕近。次則出湖南已爲稍遠。就令出明州非江西可節制也。病一作疾嗽無惊姑此爲報。脩頓首。

同前

脩啓蒙疏示開益已多。感服何已。唐除周歲誠如所論。兼密罷明州在建中二年。則大曆八九年後倣爲明守而密代之。以年數推之與乾元之說不較可知。但恐除周之年前人未必如此。難以臆斷爲定。當兩載之使來者自擇也。高陽門徒之說恐便是高陽人。未知如何。一作如何郭子儀家傳等先送碑當續馳。脩再拜。所推誠好。然更深思唐人除周之說恐未必然也。則天是天授。中改周惟復是載初相較。亦只一年爾。

與王深甫論五代張憲帖

脩啓辱教甚詳。蒙益不淺。所疑所論皆與脩所考驗者同。今旣疑之則欲著一小論于傳後以哀其忠。如此得否。脩之所書只是變賜死爲見殺於憲無所損益。憲初節甚明。但棄城而走。不若守位而死。已失此

節則見殺與賜死同爾。其心則可喜。但舉措不中爾。更爲不見張昭傳中所載。或爲錄示。尤幸。目痛。草草不次。脩再拜。莊宗月一日遇弒。存霸在河中聞變。走太原。見殺。而憲亦走忻州。明宗初三日入洛。十日監國。二十日卽位。憲二十四日死。初以此疑之。又本傳言明宗郊天。憲得昭雪。則似非明宗殺之。更爲思之如何。

同前

脩啓。辱教益詳盡。多荷多荷。存霸奔太原。人言其馬鞞斷。疑其戰敗而來。存霸乃以情告。仍自髡。衣僧衣。見符彥超曰。願爲山僧。望公庇護。彥超亦欲留之。俟朝命。爲軍衆所殺。若此。則憲似知莊宗已崩。據張昭勸憲奉表。則知新君立明矣。但不知其走忻州何故也。此意可喜而死不得其所爾。食後見過。更盡高議。可乎。脩再拜。

問王深甫五月一日會朝帖

脩啓。信宿爲況清佳。前日貪奉笑言。有一事。數日欲咨問。偶忘之。唐時有五月一日會朝之禮。略記其始。本出於道家。是日君臣集會。其儀甚盛。而其說不經。不知起自何帝。亦記得是開元已後方有。略與批示其時爲幸。脩再拜。中間嘗罷。後又復行。復行恐是憲宗朝。亦不記子細。

與杜訢論祁公墓誌書

修啓專人至辱書。伏承暑熱孝履支福。深慰企想。所要文字終不會得的。實葬日以謂卜日尙遠。遂未曾銓次。忽辱見索。亦莫知葬期遠近。爲一兒子患傷寒。三次勞發。已二字一作復一月在牀。虛乏可憂。日夕憂迫。心緒紛亂。不能清思於文辭。縱使強爲之辭。亦不工。有玷清德。如葬期逼。乞且令韓舍人將行狀添改作誌文。脩雖遲緩。當自作文一篇紀述。平生知己。先相公最深。別無報答。只有文字是本職。固不辭。雖足下不見命。亦自當作。然須慎重。要傳久遠。不鬪速也。苟粗能傳述於後。亦不必行。疑況治命不用邪。若葬期未有日。可待。卽尤好也。然亦只月十日可了。若以愚見。誌文不若且用韓公行狀爲便。緣脩文字簡略。止記大節。期於久遠。恐難滿孝子意。但自報知己。盡心於記錄。則可耳。更乞裁擇。范公家神刻。爲其子擅自增損。不免更作文字發明。欲後世以家集爲信。續得錄呈。尹氏子卒。請韓太尉別爲墓表。以此見朋友門生故吏。與孝子用心常異。脩豈負知己者。范尹二家。亦可爲鑒。更思之。然能有意於傳久。則須紀大而略小。此可與通識之士語。足下必深曉此。但因葬期速。恐倉卒不及。遂及斯言也。幸察。京師區區。中日爲病患。憂煎。不時遣人致問。夏熱。節哀自愛。

同前

脩啓。秋涼。不審孝履。何似。前於遞中辱書。所示誌文。今已撰了。爲無得力人。遂託李學士送達。脩愚鄙。辱正獻公知遇。不比他人。公之知人推獎。未有若脩之勤者。脩遇知己。未有若公知之深也。其論報之分。他

事皆云非公所欲。惟紀述盛德。可以盡門生故吏之分。然以衰病文字不工。不能次序萬分之一。此尤爲愧恨也。然所紀事皆錄實。有稽據。皆大節與人之所難者。其他常人所能者。在他人更無巨美。不可不書。於公爲可略者。皆不暇書。如作提刑。斷獄之類。然又不知尊意以爲何如。苟見信甚幸。或擇一真楷書而字畫不怪者。書之。亦所以傳世易曉之意也。刻石了多乞數本。爲人來求者多。葬事知定十月。不知何人篆蓋。早了爲善。昨禮院定諡曰正獻。清白守節曰正。正避御名。音同所改也。文賢有成曰獻。義兼文節文正矣。知己今不可得。每臨公事。但知感涕爾。漸寒侍親。千萬節哀自愛。不宣。脩再拜。

問劉原甫侍讀入閣儀帖

入閣之禮。起自何年。閣是開延英。亦起何年。五日起居。遂廢正衙不坐。起何年。三者孤陋所不詳。乞示其本末。

脩啓。辱示甚煩。尊用。然得以開釋未悟。其幸尤多。感刻感刻。問此一事。本爲明宗置內殿起居。又復入閣。當時緣昭宗朝誤繆。不合故事也。朔望宣政一事。尤失紫宸入閣本制也。然不見初起年代。今乃入閣。却御前殿。

此自昭宗失之。延英之對。與入閣合儀。亦自昭宗失之。起居而廢正衙。自明宗失之。含元大殿會宣政常朝。謂之正衙。本爲玄宗

朔望以陵寢薦食。不復御正殿。始於便殿召入宰臣。延英便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已下。此入閣之漸。今云朔望御宣政殿。大失之矣。延英便殿。立而奏事。訖。賜坐茶湯。延英賜坐而論事。蓋漸密而漸親也。昭宗始一日中九度開前殿入閣。唐末。卽於朔望日前殿正觀殿行入閣。自後唐至國。延英入閣。仍於一度開延英。一日行之。

入閣。尤誤說也。脩於史已不熟。於制度又不熟。乞爲參詳之。

與蔡君謨求書集古錄序書

脩啓。竊一作在河朔不能自閑。嘗集錄前世金石之遺文。自三代以來古文奇字。莫不皆有。中間雖罪戾

擯斥。水陸奔走。顛危困踣。兼之人事吉凶憂患。悲愁無聊。倉卒未嘗一日忘也。蓋自慶曆乙酉逮嘉祐壬

寅。十有八年而得千卷。顧其勤至矣。然亦可謂富哉。竊復自念。好嗜與俗異馳。乃獨區區收拾世人之所

棄者。惟恐不及。是又可笑也。因輒自敝其事。庶以見其志焉。然顧其文鄙意陋。不足以示人。既則一作自

視前所集錄。雖浮屠老子詭妄之說。常見貶絕於吾儒者。往往取之而不忍遽廢者。何哉。豈非特以其字

畫之工邪。然則字書之法。雖爲學者之餘事。亦有助於金石之傳也。若浮屠老子之說。當棄而獲存者。乃

直以字畫而傳。是其幸而得所託爾。豈特有助而已哉。僕之文陋矣。顧不能以自傳。其或幸而得所託。則

未必不傳也。由是言之。爲僕不朽之託者。在君謨一揮毫之頃爾。竊惟君子樂善欲成人之美者。或聞斯

說。謂宜有不能却也。故輒持其說以進而不疑。伏惟幸察。

與樂秀才第一書 景祐三年續添。

某白秀才樂君足下。昨者舟行往來。皆辱見過。又蒙以所業一冊。先之啓事。宛然如後進之見先達之儀。

某年始三十矣。其不從鄉進士之後者。於今纔七年。而官僅得一縣令。又爲有罪之人。其德爵齒三者皆

不足以稱足下之所待。此其所以爲慙。自冬涉春。陰洩不止。夷陵水土之氣。比類作疾。又苦多事。是以闕然。聞古人之於學也。講之深而信之篤。其充於中者足。而後發乎外者大。以光譬夫金玉之有英華。非由磨飾染濯之所爲。而由其質性賢實。而光輝之發自然也。易之大畜曰。剛健篤實。輝光日新。謂夫畜於其內者實。而後發爲光輝者。日益新而不竭也。故其文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此之謂也。古人之學者非一家。其爲道雖同。言語文章。未嘗相似。孔子之繫易。周公之作書。奚斯之作頌。其辭皆不同。而各自以爲經。子游子夏子張。與顏回同一師。其爲人皆不同。各由其性而就於道耳。今之學者或不然。不務深講。而篤信之徒。巧其詞以爲華。張其言以爲大。夫強爲則用力艱。用力艱則有限。有限則易竭。又其爲辭。不規模於前人。則必屈曲變態。以隨時俗之所好。鮮克自立。此其充於中者不足。而莫自知其所守也。竊讀足下之所爲高健。志甚壯而力有餘。譬夫良駿之馬。有其質矣。使駕大輅。而王良馭之。節以和鑾。而行大道。不難也。夫欲充其中。由講之深。至其深。然後知自守。能如是矣。言出其口。而皆文。脩見惡於時。棄身此邑。不敢自齒於人。人所共棄。而足下過禮之。以賢明巧正見待。雖不敢當。是以盡所懷爲報。以塞其慙。某頓首。

【京本英辭類彙有答樂秀才二書。首尾意頗相類。其一居士集所無。今錄如右。其二雖載居士集。而用字或不同。併列于左。】見居士集四十七卷

案居士集第四十七卷有答宋咸書論補注周易其末云屬出疆忽忽不具蓋至和二年冬也今此卷所載次年夏答咸之書謂去冬不皇爲答得非前書之後咸復有書而未答耶

【答宋咸書】茲者人至此下有一字

【與王深甫論世譜】前世真蹟世字下有固字況一人之力真蹟況字下有以字

【同前】以集古跋裴公紀德碣觀之則此帖正論此事其書百四十年處疑脫零數

【同前】代亡一作代之

【與蔡君謨書】自三代此下有一有秦漢二字奔走此下有一有山川險阻四字不足以示人不字上一有恐字自傳此下有一有也字

卷二十

策問五首

問進士策題五道

問古之人作詩亦因時之得失鬱其情於中而發之於詠歌而已一人之爲詠歌歡樂悲瘁宜若所繫者未爲重矣然子夏序詩以謂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者詩之言果足以動天地感鬼神乎

問古之爲聖人者莫如舜賢而與聖人近者莫如顏回仲尼稱虞舜不可及而顏氏其殆庶幾至其稱舜

之所爲。則曰好問而好察。邇言而已。稱顏氏之好學。則曰不遷怒不貳過而已。然則如是者。是爲不可及與庶幾乎。

問漢宣中興。丙魏爲相。後之人言爲相之賢者。必稽焉。宜其有興樹之業。顯於世也。及觀其紀傳。亦無他功德相。獨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槩而已。不識丙魏之所以得賢於後世者。可得見乎。

問子丑寅。三代之正也。孔子何獨行夏之時。說者曰。夏時質也。忠質文。三代之政也。孔子何獨曰從周之文。使夏之時爲正。則商周之時不正乎。周之政尙文。則夏商之政無文乎。夫周以子。則今之冬十一月。乃春正也。商以丑。則今之冬十二月。乃春正也。夫以冬十有一月。十有二月。頒春正於天下。而教民之事。無乃與天時相戾歟。夫君臣之相和。父子之相愛。兄弟夫婦之相爲悌順。是文之本也。仁以守之。義以制之。禮樂以和節之。是文之成也。使夏商而無文。則夏商之世。無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制歟。說者曰。三代之正。皆同也。子丑寅。出於後儒之妄也。忠質文。亦出於後儒之妄也。使夫誠出於後儒之妄。則孔子安有行時從文之說。

問周天子之田。方千里。號稱萬乘。萬乘之馬。皆具。又有十二閑之馬。而六卿三百六十官。必皆各有車馬。車馬豈不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其牧養之地。又幾何。而能容馬。若是之多乎哉。千里之地。爲田幾何。馬之法。又如何。今天下廣矣。常患無馬。豈古之善養馬。而今不善乎。宜有說以對也。

證議一首

贈太尉夏守贊證議

議曰。謹按證法。世篤勤勞。曰忠。小心恭慎。曰僖。今考公之行狀。言其父以軍校歿戰陣。遂獲賞延。子以君命死道塗。得證莊一作恪。公自束髮。已能孝謹。遭遇先帝。給事左右。材敏自力。愈久益勤。至於典掌師旅。宿衛王宮。出領節旄。入登樞輔。安享榮寵。六十餘年。方真宗時。繼遷叛命。用兵朔方。契丹未和。再駕河北。多事之際。其勤最著。或奔走自效。不暇過於私家。親暱雖至。未嘗敢請恩澤。歷小大之職。無纖毫之過。先朝用此。尤加獎擢。昨者西師始出。父子迭行。北顧之憂。選任居首。迫於奄忽。厥用未彰。較其始終。其迹可見。所謂勤勞著於奕世。恭慎見於小心。考之不誣。宜以節惠。謹合二濃。證曰忠僖。謹議。

齋文一首

順祖惠元睿明皇帝忌辰齋文

伏以積仁累德。王業始於艱難。追遠奉先。孝治刑於遐邇。式臨諱日。祇率舊章。順祖惠元睿明皇帝肇啓慶基。克光前烈。昭聖謨而貽厥。隆廟德而可觀。今皇帝嗣繼大明。克昌盛業。屬諱辰而增感。因佛事以薦嚴。順祖皇帝伏願如在之威。巨百年而可畏。無疆之祚。佑億世以垂休。今皇帝伏願聖壽延鴻。不圖永固。然後願鈞衡舊德。宗室羣英。下洎臣民。咸均福祐。

祭文六首

祭沙山太守祈晴文

脩謹告祭于沙山太守之神。脩扶護母喪。歸祔先域。大事有日。陰雲屢興。脩不孝罪逆。賴天地鬼神哀憐。行四千里之江。得無風波之恐。今卽事矣。幸神寬之。假三日之不雨。則始終之賜。報德無窮。尙饗。

祭五龍祈雨文 一作祭五龍神

伏以去秋之潦。豐不補凶。飢民食糟麥爲命。而天久不雨。苗將槁焉。旱非人力之能移。徒知奔走。雨者龍神之所作。其忍不爲。薄奠拙辭。致誠而已。尙饗。

祈晴文

吏之所以食民之賦。而神之所以享民之祭祀者。吏以刑政庇民。而神能以禍福加之也。冤枉之無訴。刑罰之不明。此人力能爲而吏不舉之。其過宜在吏。水旱而不時。饑饉而疾疫。此人力所不能及而皆職神之由。今自冬涉春。雨雪不止。居人無食。市肆不開。人皆食糟以延旦夕之命。至於無食。有自殺者。此縣吏不能治民以致神禍之過。此宜罰縣令之身。使爲病恙災殃以塞其責。不宜使數千戶人皆受其災。雨雪雖久。及今而止。民猶有望焉。惟神閱之。

祭東嶽文

某比者獲解郡章。許還里閭。方巾車而卽路。屬暑雨之時。行輒以愚誠。仰干大造。蒙神之惠。賜以不違。吹清颺而散陰。暴秋陽以涸輟。遂無道路之阻。得返草茅之居。荷德之深。不知爲報。一觴之潔。謹用薦衷。尙饗。

祭金城夫人文

脩謹遣表弟鄭興宗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金城夫人之靈。脩遭罹酷罰。方在哀疚。護喪歸葬。千里之外。忽承凶訃。情禮莫伸。聊陳薄奠。致誠而已。尙饗。

祭王深甫文

嗟吾深甫。孝悌行於鄉黨。信義施於友朋。貧與賤不爲之恥。富與貴不爲之榮。雖得於內者。無待於外物。而不可掩者。蓋由其至誠。故方身窮於陋巷。而名已重於朝廷。若夫利害不動其心。富貴不更其守。處於衆而不隨。臨於得而不苟。惟吾知子於初。世徒信子於久。念昔居穎。我壯而子方少年。今我老矣。來歸而送子于泉。古人所居。必有是邦之友。況如子者。豈止一邦之賢。舉觴永訣。夫復何言。

卷二十一

譜三首

【石本】歐陽氏譜圖序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會稽，使守禹祀，歷夏商周，以世相傳。至于允常，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皆受封於楚，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當漢之初，有仕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千乘之顯者曰生，字和伯，爲漢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尚書者是也。渤海之顯者曰建，字堅石，所謂渤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南奔，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不顯。至其孫頤，頤子紇，仕于陳。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聞，遂顯。自通三世生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琮八世生萬，又爲吉州安福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脩之皇祖。始居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分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蓋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可紀者，千乘渤海而已。千乘之族，自生傳八世至歙，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皆微弱，遂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列其世次，爲譜圖一篇。自景達以後，始得其次。鈇。

| | | | | | | | | | |
|------|--------|--------|------|------|--------|----|----|----|---------|
| | | 詢。生四子。 | | | | | | | 景達。生一子。 |
| 倫。闕。 | 肅。生一子。 | 長卿。闕。 | | | | | | | 僧寶。生三子。 |
| | | | 邃。闕。 | 盛。闕。 | | | | | 頤。生二子。 |
| | | | | | 約。生一子。 | | | | 紇。生四子。 |
| | | | | | 胤。 | 器。 | 德。 | 亮。 | 詢。 |

通生二子

幼明生二子

昶生二子

璟

幼讓闕

琮

自琮已下譜亡至其八世孫曰萬始復見于譜

萬生一子名亡

某生一子

雅生二子

效生三子

謨

楚生三子二名亡

遠

某

某

戌

託生三子

鄂闕

託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偃。生三子。 | 信。生一子。 | | | 伾。生一子。 | |
| 曄。生三子。 | | 旦。生二子。 | | 觀。生二子。 | 端。無子。 | | | 素。生三子。 | 載。生一子。 |
| 宗顏。 | 宗道。 | 宗古。 | 脩。 | 炳。 | | 藹。 | 曉。 | 霈。 | 鑒。 |
| | | | | | | | | | 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邦。闕。 | | | | | | | | | |
| | | | | 倣。生三子。 | | | | 佺。生三子。 | |
| | 頊。生一子。名亡。 | 顛。生一子。名亡。 | | 穎。生二子。 | 羽。無子。 | | | 翦。生三子。 | |
| | | | 昱。 | 景。 | | 勳。 | 凱。 | 暹。 | 宗孟。 |
| | | | | | | | | | 宗閔。 |

惟歐陽氏自得姓以來子孫衆多而譜隨親疎宜有詳略其上世遠而支分疎者事或具於史或各見其家譜今自吉州府君而下具列如左

吉州府君諱琮葬袁州之萍鄉而子孫始家于吉州當唐之末黃巢攻陷州縣府君率州人扞賊鄉里賴以保全至今人稱其德

安福府君諱萬事迹闕

處士諱雅字正言高年不仕德行稱於鄉里夫人龍氏

韶陽府君諱效字德用爲韶州韶陽主簿夫人周氏

處士諱託字達明隱德不仕鄉里稱之凡民有爭決之官府者後多復訴訟有從處士平其曲直者遂不復爭夫人王氏

令公府君諱柳字可封仕南唐爲武昌令吉州軍事衙推官至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性至孝兄弟相友愛有紫芝一莖兩葩生於楹鄉人以爲孝德所感爲著賦頌享年九十有四葬歐桂里橫溪保之鷺湖夫人劉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夫人累封楚國太夫人

屯田府君諱俊第三十六仕南唐爲洪州屯田院判官享年五十七葬栗源夫人李氏

處士諱仲第三十七守道不仕享年七十有三葬滌陂夫人蕭氏

屯田府君諱儀^{第三}字象之仕南唐舉進士及第官至屯田郎中府君之登進士第也父母皆在鄉里榮之乃改廬陵之文霸鄉安德里爲儒林鄉歐桂里其所居履順坊爲具慶坊享年五十有五葬官山夫人王氏。

處士諱任^{第三}守道不仕夫人王氏張氏。

靜江府君諱信^{第十}仕南唐爲靜江軍團練使據宋輿所撰安福太君墓志列序八子官封云信爲靜江軍團練使兼憲秩南唐官品疑與今異享年二

十有五葬曾家莊夫人郭氏。

令公府君諱偃^{第十一}少以文學著稱南唐恥從進士舉乃詣文理院上書獻其所爲文十餘萬言召試爲

南京街院判官享年三十八葬吉水之回陂夫人李氏府君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兼尙書令

夫人累封吳國太夫人。

處士諱佺^{第十二}晦迹不仕享年四十有七葬東田夫人陸氏。

工部府君諱倣^{第十三}仕皇朝爲許田令葬奉新累贈工部侍郎夫人李氏。

處士諱翽事迹闕。

處士諱宏事迹闕。

處士諱猛葬馬家坑夫人鄭氏。

水部府君諱谷爲筠州團練副使官至檢校水部員外郎葬傅家坑夫人王氏
封州府君諱寬爲封州司理參軍葬早禾坑夫人邊氏

工部府君諱載字則之淳化三年進士及第歐陽氏自江南歸朝以進士登科者自府君始爲人方重寡
言真宗皇帝嘗自擇御史府君以祕書丞拜監察御史後知泗州毀龜山佛寺誅妖僧數十人爲政清廉
簡靜所至官舍不窺園圃至果爛墮地家人無敢拾者官至尙書工部郎中享年六十有八夫人金壇縣
君米氏

處士諱素事迹闕

處士諱端事迹闕

崇公諱觀字仲賓事具瀧岡阡表享年五十有九葬吉水沙溪之瀧岡累贈金紫光祿大夫太師中書令
兼尙書令追封崇國公夫人彭城郡太君鄭氏累封魏國太夫人享年七十有二祔葬瀧岡
處士諱旦隱德不仕事母以孝爲鄉里所稱葬烏龜塘夫人彭氏

兵部府君諱曄字日華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都官員外郎歷知桂陽監端黃永三州所至有能稱尤
長於決疑獄所得俸祿分養孤遺其兄之子脩少孤教之如己子享年七十有九葬安州應城之彭樂村
夫人福昌縣君范氏其後兄子脩者以參知政事遇今上登極恩贈府君兵部員外郎

處士諱翦事迹闕。

處士諱羽事迹闕。

職方府君諱穎字考叔咸平三年進士及第官至尙書職方郎中歷知萬峽鄂歙彭岳閩饒八州爲政務嚴明有威惠以本官分司享年七十有三家于荆南遂葬焉夫人廣陵縣君曾氏

奉職府君諱顓爲三班奉職

殿直府君諱頊爲右班殿直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卽爲高祖下至五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以遠近親疎爲別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繫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例而審求之諸房譜皆以此圖爲首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

吉州 廬陵縣 儒林鄉 歐陽里

歐陽氏之先本出於夏禹之苗裔自帝少康封其庶子於一作于會稽使守禹祀傳二十餘世五字一作歷夏商周以世至於允常允常之子曰句踐是爲越王越王句踐卒子王鼫與立自鼫與傳五世至王無疆爲楚威王

所滅。其諸族子分散爭立。濱於江南海上。皆受封於楚。有封於歐陽亭者。爲歐陽亭侯。歐陽亭在今湖州。

烏程歐餘山之陽。二十六字一作而無疆之子蹄封於烏程歐餘山之陽爲歐陽亭侯。其後子孫遂以爲氏。漢高祖滅秦得無疆之七世孫

一有閩君字。搖復以爲越王。使奉越後而歐陽亭侯蹄字一有之後。有仕漢爲涿郡太守者。子孫遂居于北。一居冀

州之渤海。一居青州之千乘。十四字一作或居青州之千乘或居冀州之渤海。其居千乘四字一作千乘之顯。者曰一有生和伯。仕于漢。世

爲博士。以經名家。所謂歐陽尙書者是也。其居渤海四字一作渤海之顯。者仕于晉最顯。一無曰建。字堅石。所謂渤

海赫赫歐陽堅石者是也。建遇趙王倫之亂。見殺。其兄子質以其族奔于長沙。由是子孫復居于南。仕于

陳者曰顓。威名著于南海。顓之孫曰詢。詢之子通。仕于唐。尤顯。皆爲名臣。其世居長沙。猶以渤海爲封望。

自通三世生琮。琮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焉。今爲吉州吉水人也。自琮八世生萬。萬爲安福縣令。萬生某。

某生雅。雅生效。效生託。託生皇。高祖府君。府君生子八人。於世次爲曾祖。今圖所列子孫皆出于八祖。自

安福府君以來。遭唐末五代之亂。江南陷于僭僞。歐陽氏遂不顯。然世爲廬陵大族。而皇祖一有少卿二字。府君

以儒學知名當世。至今名其所居鄉曰儒林云。及宋興。天下一。八祖之子孫稍復出而仕宦。然自宋興三

十年。而吾先君伯父叔父始以進士登于科者。四人。後又三十年。某與其兄之子乾曜又登于科。今又殆

將三十年矣。以進士仕者。又纔二人。蓋自八祖以來。傳六世百年。或絕或微。分散扶疎。而其達於仕進者。

何其遲而又少也。今某獲承祖考之餘休。列官于前。叨竊榮寵。過其涯分。而才卑能薄。泯然遂將老死於

無聞夫無德而祿辱也。適足以爲身之媿。尙敢以爲親之顯哉。嗚呼。自通而上。其行事見於史。自安福府君而下。遭世故而無所施焉。某不幸幼孤。不得備聞祖考之遺德。然傳於其家者。以忠事君。以孝事親。以廉爲吏。以學立身。吾先君諸父之所以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弟者。獲承其一二矣。某又嘗聞長老言。當黃巢攻破江西州縣時。吉州尤被其毒。歐陽氏率鄉人扞賊。賴而保全者千餘家。子孫宜有被其陰德者。願某不肖。何足以當之。傳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今八祖之子孫甚衆。苟吾先君諸父之行于其躬。教于其子孫者。守而不失。其必有當之者矣。故圖其世次。傳于族人。又志于其石。以待自八祖以來。遷徙婚嫁。官封名諡。與其行事。則具于譜。一本自以其族奔于長沙。至其行事。則具于譜五百五十七字。改云。以其族居丹陽。吳郡豫章。然皆不顯。而贊之族居于長沙。其七世孫曰景達。仕于齊。無所稱。至其孫頴。頴子紇。紇子詢。詢子通。仕于唐。四世有開。遂顯。自通三世生瑛。爲吉州刺史。子孫因家于吉州。自瑛八世生萬。萬又爲吉州安福縣令。其後世或居安福。或居廬陵。或居吉水。而譜著廬陵縣儒林鄉歐陽里。爲定者。因其舊也。初。景達家于長沙。之臨湘。故自頴至通。史皆以爲臨湘人。而詢之舊譜。則以渤海之重合縣都昌鄉仁貴里。爲著定者。亦因其舊矣。自脩皇祖始居吉水之沙溪。至和二年。分吉水置永豐縣。而沙溪屬永豐。今譜雖著廬陵。而脩之世實爲吉州永豐人也。自唐末之亂。士族亡其家譜。今雖顯族名家。多失其世次。譜學由是廢絕。而唐之遺族。往往有藏其舊譜者。時得見之。而譜皆無圖。豈其亡之。抑前世簡而未備歟。因采太史公史記表。鄭玄詩譜。略依其上下旁行。作爲譜圖。上自高祖。下止玄孫。而別自爲世。使別爲世者。上承其祖。爲玄孫。下繫其孫。爲高祖。凡世再別。而九族之親。備推而上下之。則知源流之所自。旁行而列之。則見子孫之多少。夫惟多與久。其勢必分。此物之常理也。凡玄孫別而自爲世者。各繫其子孫。則上同。其出祖而下。別其親疎。如此。則子孫雖多。而不亂。世傳雖遠。而無窮。此譜圖之法也。

譜圖

| | |
|---------|------------|
| 詢。生四子。 | 景達。生一子。 |
| 長卿。闕。 | 僧寶。生三子。 |
| 肅。生一子。 | 顛。生三子。 |
| 倫。闕。 | 紇。生四子。 |
| 邃。闕。 | 約。生一子。 |
| 盛。闕。 | 胤。器。德。亮。詢。 |
| 幼明。生一子。 | |
| 昶。生一子。 | |
| 璟。 | |
| 通。生三子。 | |

| | | | | |
|--|--|-----------|-----------|---|
| | | | | |
| | | | 傲 生三子。 | |
| | | | 頤 生二子。 | |
| | | | | 昱 |
| | | 頤 生一子。 | | |
| | | 頊 生一子。 | | |
| | | | | |

此譜圖與石本大槩相類。惟子孫之多寡，名次之先後，微有不同。凡善十五處。

右自亭侯蹄因封命氏，自別於越。其後子孫散亡，不可悉紀。其不可紀者，千乘渤海之後。蓋其後亡在乎人。有其人，雖歷千載不絕。其人無所稱，其世輒沒不見，可不勉哉。千乘之族，以尚書顯于漢。自生傳歛八世，歛子復無後，世絕經不傳家。其他子孫亦遂微弱不復見，而渤海之後獨見于今。然或微或絕，中間失其世次者，再蓋自質奔長沙，至于景達七世而始見。自琮至于安福府君，又八世而始見。其後遂不絕。安福府君之九世孫曰脩，當皇祐至和之間，以其家之舊譜問于族人，各得其所藏諸本，以考正其同異。大抵文字殘闕，其言又不純雅。然取其所同多者，并列其世次為譜圖一篇，而略存其舊譜所載。舊譜前列魏司空清河崔林、宋太保王弘、齊太尉王儉、梁御史中丞王僧孺、尚書兵部馬將臣賈贇等。上又列唐吏

部尙書高士廉中書舍人徐令言等重定其譜。多載千乘之族。至歛而止。魏晉已後。無復次序。疑其脫亂。不真。其尤可疑者。漢書曰生子而。而譜自涿郡太守而下。列其十世。而無生。太守亡其名字。於其夫人曰楚春申君之女也。生子曰陸。字公安。陸夫人陳氏。生子曰欽。字子敬。欽夫人張氏。生三子。曰容。曰述。曰興。皆不著其字。而云同受業於濟南伏生。容爲博士。其夫人夏侯氏。生子曰巨。字孝仁。巨夫人戴德之女。生子曰遠。字叔遊。遠夫人倪寬之女。生子曰高。字彥士。高夫人孔安國之女。生子而亡其名。有其字。曰仲仁。仲仁夫人趙氏。生子曰地餘。字長賓。地餘夫人戴氏。生二子。曰崇。曰政。政字少翁。夫人孫氏。生子曰歛。字正思。漢氏以歛爲和。伯八世孫。然今譜無生而有容。又云容受尙書於伏生。自容至歛八世。疑漢所謂歐陽生者。以其經師。謂之生。如伏生之類。而其實名容。容字和伯。於義爲通。此其可疑者也。漢書曰高字陽。而譜字彥士。小不同。此不足怪。其夫人世家無可考證。莫知其是非。故存之。至於他說。可知其繆者。皆不錄。渤海之族。自景達以下。至于通。事見于史記。譜尤詳。自幼明以下。至于今。或見于譜。或得于家。而多闕。謹錄乎左。以俟乎將來。自此後。歷序譜中名字。官爵壽數喪葬及夫人名氏。有事迹可紀者。各隨其人紀之。

譜例曰。姓氏之出。其來也遠。故其上世多亡不見。譜圖之法。斷自可見之世。玄孫而別自爲世。如此。世久子孫多。則官爵功行載於譜者。不勝其繁。宜有遠近親疎之限。凡遠者疎者略之。近者親者詳之。此人情之常也。玄孫旣別自爲世。則各詳其親。各承其所出。是詳者不繁而略者不遺也。凡諸房子孫。各

紀其當紀者。使譜牒互見。親疎有倫。宜視此譜爲例而審求之。

前賢遺文。往往集本異於石本。按公集古錄跋盤谷詩序云。以集本校濟源石刻。或小不同。疑刻石誤。竊謂非誤也。後或改定爾。故此譜不敢專以碑爲正。而存集本於後。

【集本歐陽氏譜圖序】凡玄孫

凡字上一字彥士。又作事。

一作世。

譜圖二本。其甚不同者。如集本載寬四子素一子。皆不名曉。而石本則謂寬之第四子素之第二子皆名曉。豈曉嘗出繼耶。又集本肅生一子顛。唐書世系表亦同。而石本無之。其間世次與表又多差殊。二書皆經公手。不應異同如此。當考。

九射格

九射之格。其物九。爲一大侯而寓以八侯。熊當中。虎居上。鹿居下。雕雉猿居右。雁兔魚居左。而物各有籌。射中其物。則視籌所在而飲之。射者所以爲羣居之樂也。而古之君子。以爭九射之格。以爲酒禍起於爭。爭而爲歡。不若不爭而樂也。故無勝負。無賞罰。中者不爲功。則無好勝之矜。不中者無所罰。則無不能之誚。探籌而飲。飲非觥也。無所恥。故射而自中者。有不得免飲。而屢及者。亦不得辭。所以息爭也。終日爲樂。而不恥不爭。君子之樂也。探籌之法。一物必爲三籌。蓋射賓之數。多少不常。故多爲之籌。以備也。凡今賓主之數九人。則人探其一。八人。則置其熊籌。不及八人。而又少。則人探其一。而置其餘籌。可也。益之以籌。

而人探其一或二皆可也。惟主人臨時之約。然皆置其能籌中。則在席皆飲。若一物而再中。則視執籌者飲量之多少。而飲器之大小。亦惟主人之命。若兩籌而一物者亦然。凡射者一周。既飲酬。則斂籌而復探之。籌新而屢變。矢中而無情。或適當之。或幸而免。此所以歡然爲樂而不厭也。

醉翁亭記云。射者中。弈者勝。觥籌交錯。恐或謂此。

